

醒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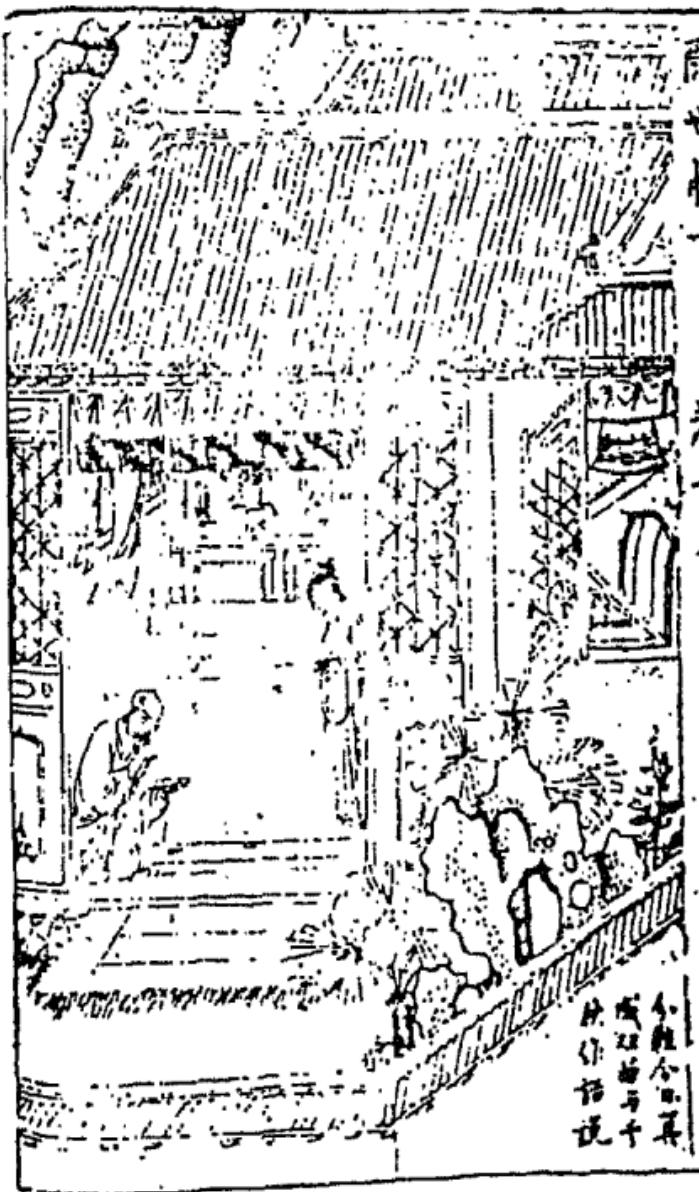
恒

言



平生大業
作於大英

小雅
國風
召南
鵲巢



白玉娘忍苦成夫

兩眼乾坤舊恨，一腔今古閒愁。隋宮吳苑舊風流，寂寞斜陽渡口。興到豪吟百首，醉餘憑弔千秋。神仙迂怪總虛浮，只有綱常不朽。

這首西江月詞是勸人力行仁義扶植綱常從古以來，富貴空花，榮華泡影，只有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傳萬古。隨你負擔小人聞之起敬。今日且說義夫節婦，如宋弘不棄糟糠，羅敷不從使君。此一章竟不是扶植綱常的，又如王允欲娶高門，預逐其嬪買臣。

宦達太晚見棄于妻那一輩豈不是敗壞朝廷的兵
个是人心不同涇渭各別有詩爲證

王允棄妻名遂損 賀臣離婦志堪悲

夫妻本是鴛鴦鳥 一對接時一對飛

話中單表宋末時一个丈夫姓程雙名萬里表字體
舉本貫彭城人氏父親程文業官拜尚書萬里十六
歲時椿萱俱喪十九歲以父蔭補國子生員生得人
材魁岸志略非凡性好讀書兼習弓馬聞得元兵日
盛深以爲憂曾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觸忤時宰恐
其治罪棄了童僕單身潛地走出京都却又不敢回

欲往江陵府投奔京湖制置使馬光祖未到漢口傳說元將兀良哈歹統領精兵長驅而入勢如破竹程萬里聞得這個消息大哭一聲遂不敢前行躊躇之際天色已晚但見

片片晚霞迎落日行行倦鳥盼歸巢

程萬里想道且尋宿店打聽個實信再作區處其便只聞得戶外行人奔走不絕却都是上路逃難來的百姓哭哭啼啼耳不忍聞程萬里已知元兵迫近夜半便起身趁衆同走到天明方纔省得忘記了包裹在客店中來路已遠却又不好轉去取討身邊又

漫盤櫻腹中又餓不免到村落中告乞一節又好掙扎路途約莫走半里遠近忽然斜插出一陣兵直衝出來程萬里見了飛向側邊一個林子裏躲避那官兵不是別人乃是元朝元帥兀良哈瓦部下萬戶張猛的遊兵前鋒哨探見一個漢子面目雄壯又無包裹躲向樹林中而去料道必是個細作追入林中不管好歹一索綑翻解到張萬戶營中程萬里擇是避兵百姓並非細作張萬戶見他面貌雄壯留爲家下程萬里事出無奈只得跟隨每日間見元兵所遇殘滅如秋風掃葉心中暗暗悲痛正是

忠爲太平犬

莫作難亂人

却說張萬戶乃興元府人氏，有千斤膂力，武藝精通。昔年在鄉里間豪橫，守將知得他名頭，收在部下，爲偏裨之職。後來元兵犯境，殺了守將，叛歸元朝。元主以其有獻城之功，封爲萬戶，撥在兀良哈歹部下。爲前部嚮導，屢立戰功。今番從軍日久，思想家裏，寫下一封家書，把那一路掠掠下金銀財寶，裝做一車，又將擄到人口男女，分做兩處，差帳前兩個將校押送回家，可憐程萬里遠離鄉土，隨着衆人，一路啼啼哭哭，直至興元府到了張萬戶家裏，將校把家書、金銀

交割明白，又令那些男女，即見了夫人。那夫人做人
賢慧，就各換一個房戶居住。每日差使伏侍，將校計
了回書，自向軍前回覆去了。程萬里住在興元府，不
覺又經年餘。那時宋元兩朝講和，各自罷軍將士寧
家，張萬戶也回到家中，與夫人相見過了，合家奴僕
都來叩頭。程萬里也只得隨班行禮。又過數日，張萬
戶把擄來的男女，揀身材雄壯的留了幾個，其餘都
轉賣與人。張萬戶喚衆人來，分付道：汝等不幸生于
亂世，遭此塗炭，或有父母妻子，料必死于亂軍
之手，就是汝等還喜得遇我，所以尚在。若逢着別个，

死去妻了，今在此地，雖然是個異鄉，既爲主僕，身
如親人一般。今晚各配妻子，與你們可安心居住，勿
生異心。後日帶到軍前，尋此二功績，博個出身。一般富
貴，若有他念，犯出事來，斷然不饒的。衆人都流泪叩
頭道：若得如此，乃老爹再生之恩，豈敢又生他念？當
晚張萬戶就把那擄來的婦女點了幾名，夫人又各
賞幾件衣服。張萬戶與夫人同出堂前，衆婦女跟隨
在後。堂中燃燭輝煌，衆人都叉手侍立兩傍。張萬戶
一一喚來配合，衆人一齊叩首謝恩，各自領歸房戶。
且說程萬里配得一个女子，引到房中，掩上門兒，走

妻叙禮，程萬里仔細看那女子年紀約有十五六歲，生得十分美麗，不像个凡人，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證。

兩道眉彎新月，一雙眼注微波青絲七尺，挽盤螺粉臉吹彈得破。望日嬉嬉盼夜，秋宵纖女停梭，西堂花燭聽歡呼，兀自含羞怯步。

程萬里得了一個美貌女子，心中歡喜，問道：小娘子，尊姓何名？可是從幼在宅中長大的麼？那女子見問，沉吟未語，早落下兩行珠淚。程萬里把袖子與他拭了，問道：娘子爲何掉泪？那女子道：奴家本是重慶人。

氏姓白小字玉樓父親白忠官為綏制四川制置使
余竑調遣鎮守嘉定府不意余制置身於元將兀良
哈台乘虛來攻食盡兵疲力不能支破城之日父親
被擒不屈而死兀良元帥怒我父守城抗拒將妾一
門抄戮張萬戶嬪妾幼小幸得免誅帶歸家中爲婢
伏侍夫人不意今日得悅君子不知君乃何處人氏
亦爲所據程萬里見說亦是羈囚觸動其心不覺也
流下泪來把自己家鄉姓名破壞情由細細聽與兩
下接極一場却已二鼓夫妻解衣就枕一夜恩情十
分美滿明早起身梳洗過了雙雙叩謝張萬戶已畢

玉娘原到裏邊去了，程萬里感張萬戶之德，一切幹辦公事加倍用心，甚得其歡。其夜是第三夜了，程萬里獨坐房中，猛然想起功名未遂，流落異國，身爲下賤，玷宗辱祖，可不忠孝兩虛，欲待乘間逃歸，又無方便，長歎一聲，潛潛淚下，正在自悲自責之際，却好玉娘自內而出，萬里慌忙拭淚，相迎客顏慄慄，辭別尚存，玉娘是个聰明女子，見貌莊色，膏下撻燈共坐，叩其不樂之故，萬里是个把細的人，倉卒之間，竟不肯領。

心吐膽，自古道：

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抱一片心。

當下強作笑容只答應得一句道沒有甚事玉娘情知他有含糊隱匿之情更不去問他直至掩戶息燈解衣就寢之後方纔低低啓齒欬欬開言道程郎妾有一言日欲奉勸未敢輕談適見郎君有不樂之色妾已猜其八九郎君何用相瞞萬里道程某近無他意娘子不必過疑玉娘道妾觀郎君才品必非久在人後者何不覓便逃歸圖个顛祖揚宗却其心在此爲人奴僕豈能得个出頭的日子程勇里見妻子說出恁般說話老大驚訝心中想道他是婦人女子怎樣有此丈夫見識道着我的心事況且尋常人家夫

歸分崩還要多少留戀不舍今成親三日恩愛方盡
起頭豈有反勸我還鄉之理只怕還是張萬戶教他
來試我便道豈有此理我爲亂兵所挾自分必死幸
得主人釋放留爲家丁又以妻子配我此恩天高地
厚未曾報得豈可爲此背恩忘義之事汝勿多言玉
娘見說嘿然無語程萬里愈疑是張萬戶試他到明
早起身程萬里思想張萬戶教他來試我我今日偏
要當面說破固住了他的念頭不來提防好辦走路
梳洗已過請出張萬戶到廳上坐下說道稟老爹夜
來妻子忽動小人逃走小人想來當初被游兵捉住

蒙老爹救了性命，留住家下。如今又配了妻子，這般恩德本有寸報，況且小人父母已死，親戚又無只此。便是家了，還教小人逃到那里去？小人昨夜已把他埋怨一番，恐怕他自己猜虛反來造言，累害小人。故此特稟知老爹，張萬戶罷了，心中大怒，叫喚出玉娘，罵道：「你這賤母！當初你父抗拒天兵，元良元帥要把你閩門當面斬，我可憐你年紀幼小，饒你性命，又恐爲亂軍所殺，帶回來恩養表大，配个丈夫，你不思報効，反教丈夫背我，要你何用？」教左右快取家法來，吊起。緊連打一百皮鞭，那玉娘淒淒淚落口，無言衆人。

連忙去取索子家法將玉壘一索綑翻正是

分明指與平川路

反把忠言當惡言

在萬里在旁邊見張萬戶發怒要吊打妻子心中懊悔道原來他是真心到是我害他了又不好過來計饒正危急之際恰好夫人聞得丈夫發怒要打王嬢急走出來救護原來王嬢自到他家因德性溫柔舉止閑雅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夫人平昔極喜權他的名雖爲婢相待却像親生一般立心要把他嫁個好丈夫因見程萬里人材出眾後來必定有些好日故此前晚就配與爲妻今日見說要打他不知因

甚緣故特地自己出來見家人正待要動手夫人止住上前道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娘張萬戶把程萬里所說之事告與夫人夫人呌過玉娘道我一向憐你幼小聰明特揀個好丈夫配你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本不當救你便是姑念初犯與老爹討饒下次再不可如此玉娘並不回言但是流淚夫人對張萬戶道相公玉娘年紀甚小不知世務一時言語差誤可看老身分上姑恕這次罷張萬戶道既夫人討饒且恕這賤婢倘若再犯二罪俱罰玉娘含淚叩謝而去張萬戶喚過程萬里道你做人忠心我自另眼看

是矣
是矣
是矣
是矣
是矣

你程萬里滿口稱謝走到外邊心中又想道還是做
下圈套來試我若不是怎麼這樣大怒要打一百夫
人剛開口訓餽便一下不打況夫人在裏面那裏曉
得這般快就出來救護且喜昨夜不曾說別的言品
還好到了晚間玉娘出來見他雖然帶憂容却沒
有一毫怨恨意思程萬里想道一發是試我了說話
越加囂憚又過了三日那晚玉娘看了丈夫上下只
管相看欲言不言如此三四次終是忍耐不住又道
妾以誠心告君如何及告主人幾遭驚撻幸得夫人
赦免然細觀君才貌必爲人器爲何還不早圖去計

有總總于此終作人奴亦有何望程萬里見妻子又

程萬里見妻子又

勸他逃走心中愈疑道前日恁般嗔責他豈不怕又來說起一定是張萬戶又教他來試我念頭果然決否也不回言徑自收拾而臥到明早程萬里又來稟知張萬戶張萬戶聽了暴躁如雷連喊道這賤婢如此可恨快拿來敲死了罷左右不敢怠緩即向裏邊宋喚夫人見喚玉嬪料道又有甚事不肯放將出來張萬戶見夫人不肯放玉嬪出來轉加焦躁却又碍着夫人面皮不好十分催逼暗想道這賤婢已有外心不如打發他去罷悄然夫妻日久恩深被這賤婢

哄熱連這好人的、心都要變了、乃對程萬里道、這賤婢、兩次三番誘作迷歸、其心必有他念、料然不是爲

你、久後必被其害、待今晚出來、明早就教人引去賣了、別掉一個好的、與你爲妻、程萬里見說、要責他妻

子、方纔明白、渾家果是一片真心、換悔失言、便道老爹、如今警戒兩番、下次諒必不敢、再說小人也斷然不聽、若把他賣了、只怕人說小人薄情、做親、纔六

日、就把妻子來賣、張萬戶道、我做了主、誰敢說你道罷、徑望裏邊而去、夫人見丈夫進來、怒氣未息、恐還

急之莫大
六事而一
知忠言猶
自不相能
有以做人
口言不可
不慎也

要責罰王璽、連忙教內過、一邊起身相迎、並不問起

這事張萬戶却又怕夫人不捨得玉奴出去，也分說不題。且說程萬里見張萬戶決意要賣，心中不忍割捨，坐在房中暗泣，直到晚間，王娘出來，對丈夫哭道：「妾以君爲夫，故誠心相告，不想若反疑妾有異念，數告主人，主人性氣粗強，必然懷恨，妾不知死所矣。然妾死不足惜，但君堂堂儀表，其爲下賤不圖歸計，爲恨耳。」程萬里聽說，泪如雨下，道：「賢妻良言，指迷自恨。」一時錯見疑，夫人使汝試我，故此告知，不想反累賢妻。王娘道：「君若肯聽妾言，雖死無恨。」程萬里見妻子恁般情真，又思明日就要分離，愈加痛泣，却又不好

對他說知含泪而寢直哭到四更時分玉娘見丈夫哭之不已料必有甚事故問道君如此悲愴定是主人有害妾之意何不明言程萬里料瞞不過方道自恨不才有負賢妻明日主人將欲薦汝勢已不能挽回故此傷痛玉娘聞言悲泣不勝兩個掇做一團莫哽咽却又不敢放聲天未明即便起身梳洗玉娘將所穿繡鞋一隻與丈夫換了一隻舊襪道後日倘有見期以此爲証萬一永別妾抱此而死有如同穴說罷復相抱而泣各將鞋子收藏到了天明張萬戶坐在中堂教人來喚程萬里恐住眼泪一齊來見張

二十九
一書清言
卷十九
記傳奇
开首語

萬戶道：你這賤婢！我自幼撫你成人，有甚不好？屡教不改。夫背主本該一劍斬你便是，且看夫人分上姑饒一死。你且到好處受用去罷，叫過兩個家人分付道：引他到牙婆人家去，不論身價，但要尋一下等人家，磨死這不受人擡舉的賤婢便了。玉娘要求見夫人拜別，張萬戶不許。玉娘向張萬戶拜了兩拜，起來對着丈夫道：聲保重，含着眼泪，同兩個家人去了。程萬里腹中如割，無可奈何，送出大門而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比及夫人知覺，玉娘已自出門去了。夫人曉得張萬

戶情性誠恐他害了玉娘性命今日脫離虎口到也
繇他且說兩個家人引玉娘到牙婆家中恰好市上
有个經紀人家要討一媒見玉娘生得端正身價又
輕連忙兌出銀子交與張萬戶家人將玉娘領回家
去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妻子去後轉思悔每到
晚間走進房門便覺慘傷取出那兩隻鞋兒在燈前
把玩一回嗚嗚的啼泣一回哭勾多時方纔睡臥次
後訪問得就賣在市上人家幾箇要悄悄地去再見一
面又恐被人覩破報與張萬戶反壞了自己大事因此
又不敢去那張萬戶見他不聽妻子言語信以爲

實、諸事委託毫不履閒、程萬里假意殷勤、愈加小心
張萬戶好不喜歡、又要把妻子配與程萬里、不願道
且慢着、候臨老爺到邊上去、有些功績回來、尋個名
門美眷也、與老爺爭氣、光陰迅速、不覺又過年餘、那
時兀良哈歹在鄂州鎮守、值五十誕辰、張萬戶昔日
是他麾下裨將、收拾了許多金珠寶玉、思量要差一
个能幹的去賀壽、未得其人、程萬里打聽在肚裏、思
量趁此機會、脫身去罷、即來見張萬戶道、聞得老爹
要送兀良爺的壽禮、尚未差人、我想衆人都有掌管、
朕身不得、小人擗是在家、沒有甚事、到情願任這差

使張萬戶道：若得你去最好，只怕路上不慣，哭不得，辛苦。程萬里道：正爲在家自在慣了，怕後日隨老爹出征，受不得辛苦，故此先要經歷些風霜勞碌，好跟老爹上陣。張萬戶見他說得有理，並不疑慮，就依允了。寫下問候書札，上壽禮帖，又取出一張路引，以防一路盤詰，諸事停當，擇日起身。程萬里打疊行李，把玉娘繡鞋都藏好了。到臨期，張萬戶把東西出來交付明白，又差家人張進作伴同行，又把十兩銀子與他盤纏。程萬里見又有一人同去，心中煩惱，欲要再三辭，恐張萬戶疑惑，且待臨時，又作區處。當下拜別張

萬戶把東西裝上生口，離了興元，望鄂州而來。一路自有館驛支討口糧，並無擔閣。不則一日到了鄂州，借個飯店窩下，來日清早，二人齊了書札禮物到神府衙門掛號伺候。那兀良元帥是節鎮重臣，故此各處差人來上壽的，不計其數。衙門前好不熱鬧，三通鑼角。兀良元帥開門升帳，許多將官僚屬恭見已過。然後中軍官引各處差人進見，呈上書札禮物。兀良元帥一一看了，把禮物查收，分付在外伺候回書。衆人答應出來不題。且說程萬里送禮已過，思量要走，怎奈張進同行同臥，難好脫身。心中無計可施，也是

卷之二
三十一

俺時運已到天使其然那張進因在路上鞍馬勞倦，却又受了些風寒，在鋪店上生起病來。程萬里心中歡喜正合我意，欲要就走，却又思想道：大丈夫作事須要來去明白。原向帥府候了回書，到寓所看張進時，人事不省，毫無知覺。自己即便寫下一封書信，一齊放入張進包裹中收好。先前這十兩盤纏銀子，張進便要分用。程萬里要穩住張進的心，却總放在他包裹裡。面等到鄖州，一齊買人事送人。今日張進病倒，程萬里取了這十兩銀子，連路引鋪陳，打做一包，收拾完備，却叫過主人家來分付道：我二人乃興亡。

卷之二
三十一

張萬戶老爹特差來與兀良爺上齊還要到山東史
丞相處公幹不想同伴的路上辛苦身子有些不便
如今行動不得若等他病好時恐怕慢了正事只得
且留在此調養幾日我先往那裏公幹回來與他一
齊起身即取出五錢銀子遞與道這薄禮權長微忙
勞主人家用心看顧得他病體痊安我回時還有重
謝主人家不知是計收了銀子道早晚服侍不消幸
掛但長官須要作速就來便好程萬里道這倒自然
又討些餌來突飽背上包裹對主人家叫聲暫別大
踏步而走正是

一蟹魚脫却金鉤去 擢尾擡頭再不來

離了鄧州，望着建康而來。一路上有了路引，不怕盤
詰，並無阻滯。此時淮東地方已盡數屬了胡元。萬里
感傷不已。一徑到宋朝地面，取路直至臨安。舊時在
朝宰執都另換了一班人物，訪得兄任樞密副使周
翰是父親的門生，就館于其家。正嘉慶宗收錄先朝
舊臣子孫全虧周翰提挈，程萬里亦得補福建福清
縣尉，尋了个家人，取名程惠，擇日上任。不在話下。且
說張進在飯店中，病了數日，方纔精神清楚，腰前不
見了程萬里，問主人家，道程長官怎麼不見主人家。

道程表官十日前說還要往山東史丞相處公幹因長官有恙他獨自去了轉來同表官回去張進大驚道何嘗又有山東公幹被這賊趁我有病逃了主人家驚問道表官一同來的他怎又逃去張進把當初捕他情由細說主人懊悔不迭張進恐怕連他衣服取去即忙教主人家打開包裹看時却留下一封書信并兀良元帥回書一封路引盤纏盡皆取去其餘衣服一件不失張進道這賊狼子野心老爹恁般待他他却一心戀着南邊怪道連妻子也不要又將息了數日方纔行走得動便去稟知兀良元帥另自打

發盤纏路引一函行文疾瘦程萬里那張巡到店中
算還了鉢錢作別起身星夜趕回家參見張萬戶把
兀良元帥圖旨呈上看過又將程萬里逃歸之事稟
知張萬戶將他遺書拆開看時上寫道

門下賤役程萬里奉書恩主老爺臺下萬里向
蒙不殺之恩收爲廝養委以腹心人非艸木豈不
知感但聞越鳥南棲孤死首丘萬里親戚墳墓俱
在南朝早暮思想食不甘味意欲稟知恩相乞假
歸省誠恐不許以此斗膽輒行在恩相慕從如雲
豈少一走卒放某還鄉如放一鵠耳大恩未報刻

刻于懷銜環結判生死不負

張萬戶看罷頓足道我被這賊用計瞞過喫他逃了。有日拿住教他碎尸萬段後來張萬戶貪婪太過被人參劾全家抄沒夫妻雙雙氣死此是後話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到任以來日夜想念玉娘恩義不肯再娶但南北分爭無由訪覓時光迅速歲月如流不覺又是二十餘年程萬里因爲官清正廉能已做到閩中安撫使之職那時宋朝氣數已盡被元世祖直擣江南如入無人之境逼得宋末帝奔入廣東崖山海島中駐蹕止有八閩全省幸經兵火然亦彈丸之

地料難抵敵。行省官不忍百姓罹于塗炭，商議將圖籍版輿上表亦歸元主。元主將合省官俱加三級，程萬里陞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到任之後，思想與元乃是所屬地方，即遣家人程惠，將了向日所贈緘鞋，并自己這隻鞋兒，前來訪問妻子消息不勝。且說娶玉蓮那人，是市上開酒店的顧大郎家。中顧有幾，買錢鈔夫妻兩口，年紀將近四十，並無男女。澤家和氏每勸丈夫討个丫頭伏侍生育。男女。顧大郎初時恐怕淘氣，心中不肯。倒是澤家叮囑牙婆尋覓，纔得張萬戶家發出個女子，一力揀掇討回家去。澤家見玉

娘人物美麗性格溫存心下歡喜就房中倒邊打個鋪兒到晚間又準備些夜飯擺在房中玉娘暗解其意佯爲不知坐在厨下和氏自家走來道夜飯已在房裏了你怎麼反坐在此玉娘道大娘自請婢子有在這里和氏道我們是小戶人家不像大人家有許多規矩止要勤儉做人家平日只是姊妹相稱便了玉娘道婢子乃下賤之人倘有不到處得免責備足矣豈敢與大娘同列和氏道不要疑慮我不是那等族枯之輩就是娶你也是我的意思只爲官人中年無子故此勸他取个偏房若生得一男半女即如

與我一般，你不要害羞，可來同坐，喫盃合歡酒。玉娘道：婢子蒙大娘擡舉，非不感激，但生來命薄，為夫所棄，誓不再適。倘必欲見厚，有死而已。和氏見說，心中不悅。道：你既自願爲婢，只怕喫不得這樣苦哩。玉娘道：但憑大娘所命，若不如意，任憑責罰。和氏道：既如此，可到房中伏侍。玉娘隨至房中，他夫妻對坐而飲。玉娘在傍斟酒，和氏故意難爲他，直飲至夜半。顧大郎喫得大醉，衣也不脫，向牀上睡了。玉娘收拾過家火，向厨中喫些夜飯，自來鋪上利衣而睡。明早起來，和氏限他一日纺績。玉娘頭也不擡，不到晚都做完。

了交與和氏。和氏暗暗稱奇，又限他夜中還，赶多少。
玉娘也不推辭，直紡到曉。一連數日如此，毫無厭倦。
之意。顧大郎見他不肯向前，日夜紡績，只道渾家妬
忌心中不樂，又不好說得幾番，背了渾家，與玉娘調
戲。玉娘嚴聲厲色。顧大郎懼怕，渾家得知，笑話不敢
則聲。過了數日，忍耐不過，一日對渾家道：「既承你的好
美意，要這婢子與我，如何教他日夜紡績？却不容他
近我和氏，道非我之過。只因他第一夜如此作喬，恁
般推阻，爲此我故意要難他轉來。你如何反爲奸成
歎。顧大郎不信道：「你今夜不要他紡織，教他早睡看。」

是怎麼和氏道這有何難到晚間玉娘交過所限生活和氏道你一連做了這幾時今晚且將息一晚明日做罷玉娘也十數夜不睡覺道勞倦甚合其意喫過夜飯收拾已完到房中各自睡下玉娘是久出的人放倒頭便睡着了顧大郎悄悄的到他舖上輕輕揭開被推進身子把他身上一摸却原來和衣而臥顧大郎即便與他解脫衣裳那衣帶都是死結如何扯拽得開顧大郎性急把他亂扯纔扯斷得一條帶子玉娘在睡夢中驚醒連忙跳起被顧大郎雙手抱住郭里肯放玉娘亂喊殺人顧大郎道既在我家城

道沒用，不怕你不從我。和氏在牀假做睡着，幫也不
則玉娘掙脫不得，心生一計道官人，你若今夜死了，
婢子明日即尋一條死路。張萬戶夫人平昔極愛我，
的曉得我死了，料然決不與你干休。只怕那時破家
蕩產，連性命亦不能保，悔之晚矣。顧大郎見說，果然
害怕，只得放手。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玉娘眼也不
合，直坐到曉。和氏見他立志如此，料不能強反，認爲
義女。玉娘方纔放心，夜間只是和衣而臥，日夜辛勤，
紡織約有一年。玉娘估計積成布匹，比身價已有二
倍將來交與顧大郎夫婦，求爲尼姑。和氏見他誠懇，

更不褪留。把他這些布匹、盞、施與爲出家之費。又備了些素禮。夫婦二人同送到城南塗花菴出家。玉娘本性聰明。不勾三月。把那些經典諷誦得爛熟。只是心中記掛着丈夫。不知可能勾脫身逃走。將那兩隻鞋子。做個橐兒盛了。藏于貼肉。老尼出菴去了。就取出觀玩。對着流泪。次後央老尼打聽。知得乘機走了。心中歡喜。早晚誦經漸保。又感頤大郎夫婦恩德。也在佛前保祐。後來聞知張萬戶全家抄沒。夫婦俱喪。玉娘思念夫人幼年養育之恩。大哭一場。禮儀追薦。

詩云

數載難忘養育恩

看經禮識薦夫人

爲人若肯存忠厚

雖不關親也是親

且說程惠奉了主人之命，星夜趕至興元城中，尋个客店寓下，明日往市中，訪到顧大郎家裏。那時顧大郎夫婦年近七旬，鬚髮俱白，店也收了，在家持齋念佛，人都稱他爲顧道人。程惠走至門前，見老人在家，在那里掃地。程惠上前作揖道：「太公借問一句，說話。」顧老還了禮，見不是本處鄉音，便道：「客官可是要問路徑麼？」程惠道：「不是，是要問昔年張萬戶家出來的程娘子，可在你家了？」顧老道：「客官你是那里來的？問他

怎麼程蕙道我是他的親戚幼年離亂時失散如今特來尋訪賴老道不要說起當初我因無子要娶他做個通房不想自到家來從不曾解衣而睡我幾番捉弄他他故意不從見伊立性貞烈不敢相犯到認做義女與老荅就如嫡親母子且是勤儉勤織有時直做到天明不上一年將做成布匹抵償身價要去出家我老夫婦不好強留就將這些布匹送與他出家費用又備些素禮送他到南城墾花菴爲尼如今二十餘年了足跡不曾出那菴門我老夫婦到時常走去看他也當做親人一般又聞得老尼說至今

未嘗解衣寢臥不知他爲甚緣故這幾時因老病不曾去看得客官旣是你令親徑到那裏去會便了路也不甚遠見時到與老夫代言一聲程惠得了實信別了顧老問晏花菴一路而來不多時就到了看那菴也不甚大程惠走進了菴門轉過左邊便是三間佛堂見堂中坐着个尼姑誦經年紀雖是中年人物到還十分整齊程惠想道是了且不進去相問就在門檻上坐着袖中取出這兩隻鞋來細玩自言自語道這兩隻好鞋可惜不全那誦經的尼姑却正是玉嬌他一心對在經上忽聞得有人說話方纔擡起頭

來見一人坐在門檻上手中玩弄兩隻鞋子，看來與自己所藏無二。那人却又不是丈夫。心中驚異，連忙收掩，經卷立起身向前問訊。程惠把鞋放在檻上，急忙還禮。尼姑問道：「檀越借鞋屢一觀。」程惠拾起遞與尼姑，看了道：「檀越這鞋是那里來的？」程惠道：「是主人差來尋訪一位娘子。」尼姑道：「你主人姓甚？何處人氏？」程惠道：「主人姓程，名萬里，本貫彭城人氏。今現任陝西叅政。」尼姑聽說，即向身邊囊中取出兩隻鞋來，恰好正是兩對。尼姑眼中流淚不止。程惠見了，倒身下

拜道相公特差小人來草訪主母，隨後問了顧太公

指引到此，幸而得見尼姑道：你相公如何得啟這等
大官，程惠把歷官閩中，并歸元陞任至此，說了一遍。
又道：相公分付如尋見主母，即迎到任所相會。望主
母收拾行裝，小人好去雇倩車輛。尼姑道：吾今生已
不望鞋履復合。今幸得全，吾願畢矣。豈別有他想？你
將此鞋歸見相公夫人，爲吾致意，須做外官勿負朝廷。
勿虐民下。我出家二十餘年，無心塵世久矣。此後
不必掛念。程惠道：相公因念夫人之義誓，不再娶夫
人，不必固辭。尼姑不聽，望裏邊自去。程惠央老尼再
三苦告，終不肯出。程惠不敢苦逼，將了兩雙鞋履回。

至客店取了行李連夜回到陝西衙門見過主人將
鞋履呈上細述顧老言語并玉壘認鞋不肯同來之
事程叅政聽了甚是傷感把鞋履收了即移文本省
那省官與程叅政昔年同在關中爲官有僚友之誼
見了來文甚以爲奇即行檄仰興元府官吏具禮迎
請興元府官不敢怠慢准備衣服禮物香車細轡笙
箏鼓樂又取兩個丫鬟伏侍同了僚屬親到墨花菴
來禮請那時滿城人家盡皆曉得當做一件新聞扶
老挈幼爭來觀看且說太守同僚屬到了菴前下馬
約退從人徑進菴中老尼出來迎接太守與老尼說

白氏傳九
史氏傳不
使張亦若
乎也

知來意要請程夫人上車。老尼進去報知，玉娘見太守與衆官來請，料難推托，只得出來相見。太守道本省上司奉陝西程叅政之命，特着下官等具禮迎請夫人上車，往陝西相會。車輿已備，望夫人易換袍服，即便登輿。教丫鬟將禮物服飾呈上。玉娘不敢固辭，教老尼收了。謝過衆官，即將一半禮物送與老尼爲終老之資，餘一半囑托地方官員將張萬戶夫妻以禮改葬，報其養育之義。又起七晝夜道場追薦白氏一門老小，好事已畢。丫鬟將袍服呈上，玉娘更衣到佛前拜了四拜，又與老尼作別，出菴上車。府縣官俱

不忘舊恩
譬如熱火
大約歸

隨于後。玉娘又分付還要到市中去拜別顧老夫妻。
路上鼓樂喧鬧直到顧家門首下車顧老夫婦出來
相迎慶喜。玉娘到裏邊拜別又將禮物贈與顧老夫
婦謝他昔年之恩。老夫妻流淚收下送至門前不忍
分別。玉娘亦覺慘然含泪登車。各官直送至十里長
亭而別。太守又委僕屬李克復率領步兵三百防護
車輿一路經過地方官員知得都來迎送。箇禮直至
陝西省城。那些文武僚屬準備金鼓旗幡。離城十里
迎接。程參政也親自出城遠迎。一路金鼓喧天笙簫
振地。百姓們都滿街結綵香花燈燭相迎直至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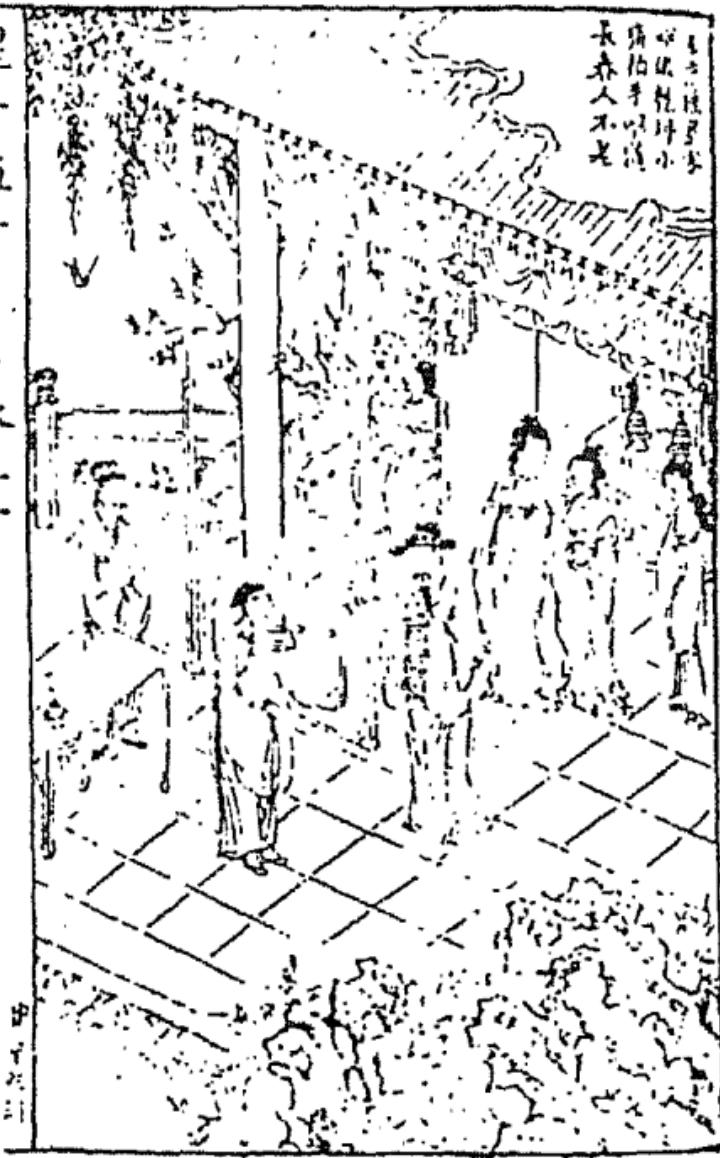
後堂私衙門口下車程參政分付僚屬明日相見。把
門掩上回至私衙夫妻相見拜了四雙八拜起來相
抱而哭。谷把別後之事細說一遍說罷又哭然後奴
僕都來叩見安排慶喜筵席直飲至二更方纔就寢
可憐成親止得六日分離到有二十餘年此夜再合
猶如一夢次日程參政升堂僚屬俱來送禮慶賀。程
參政設席款待大吹大擂一連開宴三日各處屬下
曉得都遣人稱賀自不必說且說白夫人治家有方
上下欽服因自己年長料難生育廣置姬妾程參政
連得二子自己愈加銳平章封唐國公白氏封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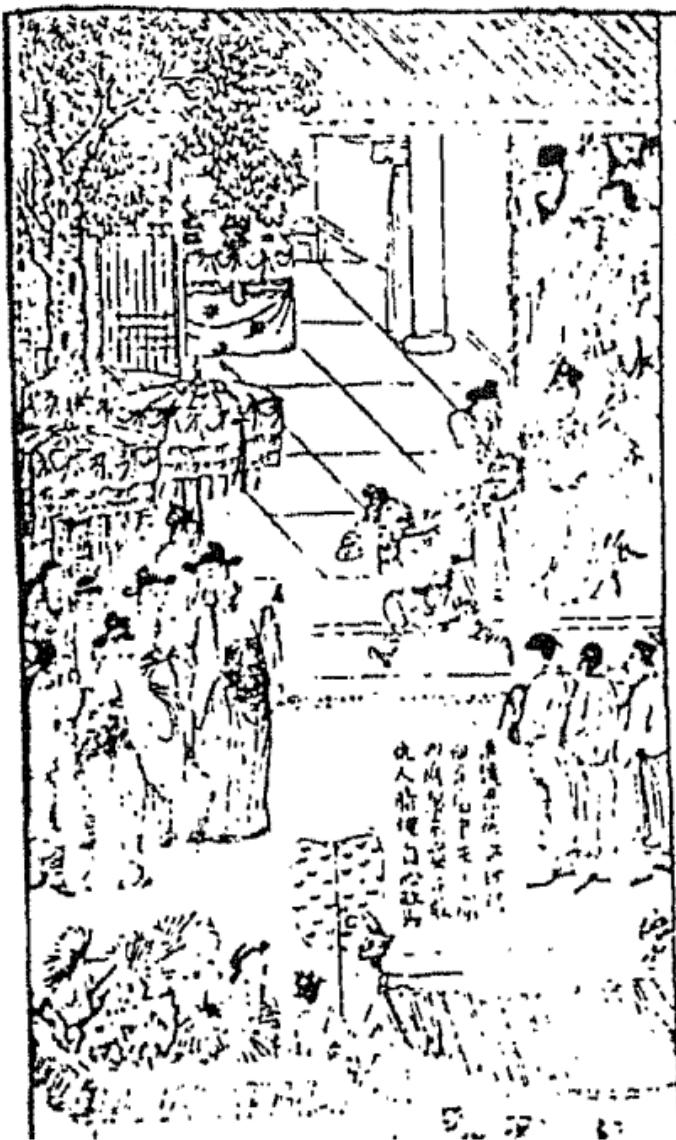
夫人二子亦爲顯宦後人有詩爲設

六日夫妻廿載別
剛勝一橫堅如鐵

分鞋今日再成雙
留與千秋作話說

王之任里家
草堂輕坪小
病柏手以道
長春人不老





第三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萬事繇天莫強求，何須苦苦用機謀。

飽三餐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

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幾時休。

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

話說

國朝自洪武爺開基傳至

萬曆爺乃第

十三代天子那爺爺聖武神文英明仁孝真個朝無
偉位野沒遺賢內中單表江西南昌府進賢縣有一
人姓張名龍祖上原是富家報克了個娘長那知就

這般長役內壞了人家，把房產陸續弄完，傳到張權。父親已是寸土不存，這役子還不能脫，隔壁是個徽州小木匠店，張權幼年間終日在那店門首閑看，拿匠人的斧鑿學做，這也是一時戲耍，不想父母因家道貧乏，見兒子沒甚生理，就送他學成，這行生意，後來父母亡過，那徽州木匠也年老歸鄉，張權便頂着這店，因做人誠實，有主顧，苦持了幾年，遂娶了个渾家，陳氏夫妻二人，將就過活，怎奈里役還不時裡擾，張權與渾家商議，離了故土，搬至蘇州閨門外皇華亭側邊，開个店兒，自起了个别號，去那白粉牆上。

寫兩行大字道江西張仰亭精造堅固小柴家火不
悞主顧張權自到蘇州生意頗潤頗得過却又滑
肩生下兩個兒子常言道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
不覺已到七八歲上送在鄰家一個義學中讀書大
的取名廷秀小的與文秀這學中共有十來个孩
子止他兩個教着便會不上幾年把經書讀得希爛
看看廷秀長成一十三歲文秀一十二歲都生得眉
目凜秀人物軒昂那時先生教他學做文字却就學
了

梅采句修詞這張權雖是手藝之人因見二
子讀書也有個向上之念誰想這年一秋無雨

做了个旱荒，寸草不苗。大戶人家有米的却又開倉
遇程，只苦得那些小百姓。若老若幼，餓死無數。官府
看不過，開發義倉，赈濟百姓。關支的十無三四。白白
裡與吏胥做了人家，又發米于各處寺院，煮粥接濟
貧民。却又把米侵匿，一碗粥中不上幾顆米粒，還有
把糠秕木屑摻和在內。凡吃的俱各嘔吐，往往反連
其死。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那里曉得怎般弊竇。
有名無實，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過吏滑如油

且說張權因逢着荒年，只得把兒子歇了學，也教他

學做木匠。二子天性聰明，那消幾日，就學會了，且又做得精細，比積年老匠更勝幾分。喜得張權滿面添花，只是木匠便會了，做下家火櫃在門首，絕無人買。不勾幾時，將平日積下些小本錢，看看摸盞，連衣服都解當來，吃在肚裡。張權心下着忙，與渾家陳氏商議，要尋個所在，趁工幾時，度過荒年，再作區處。出去走了幾日，無个安身之地，只得依先在門首磨打家火，眼巴巴望個主餉來買。一日正當午後，只見一人年紀五十以上，穿着一身紬綢衣服，後邊小廝跟隨，在街上蹤將過去，忽然頭看見張權門首擺列許多

家火做得精致，就停住脚，觀看。張權瞧見，便放下手中生活，上前招架道：「員外要甚家火？裡向請看。那人走上階頭，問道：「這些家火都是你自己做的麼？」張權道：「盡是小子親手所造。木料又乾又厚，工夫精細，比別家不同。若是作成小子情願奉上。」那人道：「我買到不要買。問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家火麼？」張權道：「這也使得。不知尊府住在何處？要做甚家火？」那人道：「我家住在專諸巷內天庫前，有名開玉器舖的王家。要做一副嫁妝，木料儘多，只要做得堅固精巧。完了嫁妝，還要做些卓椅書厨等類。你若肯做時，再揀兩

個好副手同來。張權正要尋恁般所在，這却不是天賜其便。乃答道：「多承員外下顧，不知還在幾時動手？」那人道：「你若有工夫，就是明日做起。」張權道：「既如此，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候便了。」說罷，那人作別而去。你道那人是何等樣人物？原來姓王，名憲，積祖豪富，家中有幾十萬家私，傳到他手裡，却又開起一个玉器鋪兒，愈加饒裕。人見他有錢，都稱做王員外。那王員外雖然是个富家，做人到也謙虛忠厚，樂善好施。只是一件，年過五旬，却沒有子嗣。渾家徐氏，單生兩個女兒，長的喚做瑞姐，二年前已招贅了個女婿，趙

昂在家，次女玉姐，年方一十四歲，未有姻事。生得人物聰明，姿容端正。王員外夫歸舊受，猶勝過長女。那趙昂元，是個舊家子弟。王員外與其父是通家好友。因他父母雙亡，王員外念是故人之子，就贍入為婿。又與他納粟入監，指望讀書成器。誰知趙昂一納了監生，就換而免之起來，把書本撇開，穿著一套濶服，終日在街坊搖擺爲人。且又奸狡險惡。見王員外沒有兒子，以爲自己是個贅婿，這家私恰像板膀上刊定。是他的承受家業，再沒緣份的了。遇着个老婆，却又是个不賢慧的班頭，一心只向着老公，見父母喜歡。

妹子恐怕也贅个女婿，分了家私，好生妬忌，有贅婿說得好。

人家贅婿一何癡，異種如何接木枝。
兩口未曾沾孝順，一心只想霸家私。
愁深極爲防生舅，念狠兼之妬小姨。
半子虛名空受氣，不如安命沒孩兒。

話分兩頭，且說張權正愁沒飯吃，今日攬了這樁大生意，心中好不歡喜。到次日起來，弄了些柴米在家，分付渾家照管門戶，同着兩個兒子，帶了斧鑿鋸子，進了閨門，來到天庫前，見個大玉器舖子，張權約莫

是王家了，立住脚，正要問人時，只見王員外從裡邊走將出來。張權即忙上前相見。王員外問道：「有幾個閒手在此？」張權道：「止有兩個。」便教兒子過來，見了員外弟兄兩人。蔣家火速與父親向前深深作揖。王員外還了个半禮，見是兩個小廝，便道：「我因要做奸生活，故此尋你，怎麼教這小廝家來做？」張權正要開言，廷秀上前道：「員外自古道後生可畏，年紀雖小，手段不小，且試做來看。莫要就輕忽了人。」王員外看見二子人物清秀，且又能言快語，乃問道：「這兩個小廝是你甚人？」張權道：「是小女的兒子。」王員外道：「你到生得

這兩個好兒子，張權道不敢，只是沒飯吃。王員外道：「有了恁樣兒子，愁甚沒飯吃？」隨我到裡邊來，當下父千三人一齊跟進大廳。王員外喚家人王進，開了一間房子，搬出木料，交與張權，分付了樣式。父子三人量畫定了，動起斧鋸，手忙腳亂，直到晚，吃了夜飯，又討些燈火，做起夜作，半夜方睡。一連做了五日，成了一幾件家火。請王員外來看。王員外逐件仔細一觀，連聲喝采道：「果然做得精巧！」他把家大看了一回，又看張權兒子一回，見他弟兄兩個，只顧做生活頭也。不掩不覺，觸動無子之念，嘿然傷感，走入裡邊，坐在

房中一个壁角邊，兩個眉頭蹙，做一堆，骨罵了嘴口。
也不開。渾家徐氏看見恁般模樣，連問幾聲，也不答。
急走到外邊來，問員外道：「纔與誰惹氣？」都說：「纔有了新做的家火進來，並不曾與甚人惹氣。」徐氏問明白，又走到房裡，見丈夫依舊如此悶坐，乃上前道：「員外家中吃的儘有穿的儘有，蹤沒有萬貫家私，也算做是個財主，況今年紀五十之外，便日日快活到八十歲，也不上三十年了。着甚要緊？」恁般煩惱。王員外道：「媽，正爲後頭日子短了，因此煩惱。你想我辛勤了半世，擇得這些少家私，却不曾生得個兒子？」

勤了半世，擇得這些少家私，却不曾生得個兒子？」

授與他接紹香烟，就是有兩個女兒，總養他。乙百來歲，終是別人家媳婦，與我毫沒相干。譬如瑞姐自與他做親之後，一心只對着丈夫，把你我便撇在腦後。何嘗牽掛父母，有些疲軟，反不如張木匠是个手藝之人。看他年紀還小，我十來年到生得兩個好兒子，一个个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且又聰明勤謹。父子恩恩愛愛，不教而善，適纔完下幾件家火，十分精巧，便是積年老手段也。做他不過，只可惜落在他家，做了木匠。若我得了這樣一個兒子，就請個先生教他讀書，怕不足聯科及第。光輝祖宗徐氏見丈夫煩惱，便

解慰道：員外這也不難。常言道：著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掉柳柳成陰。既張木匠兒子恁般聰明俊秀，何不與他說承繼一个？豈不是無子而有子？王員外聞言，心中歡喜道：媽媽所見極是，但不知他可肯哩。當夜無話。到次日飯後，王員外走到廳上，張權上前說道：員外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裡相求員外借些工錢，買辦柴米。安頓了藏房，明日早來。王員外道：這個易處，我有句話兒問你。張權道：不知員外有甚分付？王員外道：兩位令郎今年幾歲？叫甚名字？張權道：大約名廷秀，年十四歲；小的名文秀，年十二歲。王

員外道可識字麼。張惟道也曾讀過幾年書，只為讀了，想就住了，字到也識的。王員外道：我欲要承繼大令郎爲子，做个親戚往來，你可肯麼？張惟道：員外休得取笑，小子乃手藝之人，怎敢仰攀？宅上就是小兒，也沒有恁樣福分。王員外道：何出此言？貧富那个是骨裡帶來的？你若肯時，就擇个吉日過門，我便請个先生教他。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張惟見王員外認真要過繼，兒子滿面堆起笑來，道：既承員外提拔，小兒小子怎敢固辭？今晚且同回去，與教房說知，待員外擇日過門罷。王員外道說得是，進來回覆。

了徐氏，取出乙丙銀子工錢付與張權。到晚上，領着二子作別回家。陳氏接着，張權把王員外要過繼兒子一事，與陳家說知。夫妻歡天喜地，就是廷秀見說，要請先生教他讀書，也甚歡喜。話休煩絮，王員外揀了吉日，做下一身新衣送來穿着。張權將廷秀打扮起來，真個人是衣錦，佛是金裝。廷秀穿了一身華麗衣服，比前愈加丰采，全不像貧家之子。當下廷秀拜別母親，作辭兄弟。陳氏又將好言諷誨，教他孝順親熱，謙恭下氣。廷秀唯唯應諾，不是長別。母子未免流淚，張權親自送到王家。只見廳上大排筵席，親朋滿

座見說到了，盡來迎接到廳與衆親戚作揖過了，先引去拜過家廟然後請王員外夫婦到廳上坐下。廷秀上前四雙八拜，又與趙昂夫婦對拜，又到裡邊與玉姐相見，其餘內外男女親戚一一拜見已畢，入席飲酒，就改名王廷秀，與玉姐兩下同年，因小兩个月排行三官。廷秀在席上謙恭揖讓禮數甚周，親友無不稱贊。內中止有趙昂夫婦心中不悅，當日大吹大擂，鼓樂喧天，直至更餘而散。次日張權同着次子來謝過了王員外，依先到大廳上去做生活。王員外數日內便聘了个先生到家，又對張權說：「令郎這樣

青年美質，豈可將他埋沒？不教他同廷秀一齊讀書，就在這裏吃些現成茶飯。張權道：只是又來相擾，小子心上不安。王員外道：如今已是一家，何出此言？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讀書。張權另叫副手相持，不題。且說廷秀弟兄棄書原不多時，都還記得那先生見二子聰明，盡心指教。乙年之間，三場俱通。此時王員外家火已是做完，張權趁了若干工錢，王員外又資助些銀兩，依舊在家開店過日。

雖然將上不足，也是比下有餘。

且說王員外次女玉姐，年已十五六歲，未有親事。故

媒的絡繹不絕。王員外因是愛女，要擇個有才貌的女婿，不知說過多少人家，再沒有中意的。看見延秀勤謹讀書，到有心，就要把他爲婿，還恐不能成就，私下詢問先生。先生極口稱贊二子文章，必然是个大器。王員外見先生贊得太過，只道是面諛之詞，反放心不下，即計幾篇文字，送與相議老學觀看。所言與先生相合，心下喜歡，來對渾家商議。徐氏也愛延秀人材出衆，又肯讀書，一力撺掇。王員外主意已定，族弟王三叔往張家爲媒。王三叔得了言語，一經到張家，把王員外要贊延秀爲婿的話說與張權。張

權推托門戶不富不肯應承。王三叔道：「這是家兄因愛令郎才貌異日定有些好處故此情願父非你去來他何必推辭。」張權方纔依允。王三叔回覆了王員外便去擇選吉日行聘不邇。单表趙昂夫妻初時見王員外承繼張廷秀爲子又請先生教他讀書心中已是不禁只不好來問。當今日見說要將玉姐替他爲婿愈加忘夫。夫妻兩個商議了說話要來勸阻這事當下趙昂先走入來見王員外道有句話兒本不該小婿多口只是既在此閒事同一體不得不說又恐說時反要招撻不敢啓齒。王員外道：「我有甚差誤

處得你點撥，乃是正理。怎麼惟你趙昂道，便是小姨的親事，向來有多少名門舊族求親，岳父都不應承，如何却要配與三官？我想他是个小戶出身，岳父承繼在家，不過是个養子，原不算十分正經，無人議論。今若贅做女婿，豈不被人笑話？王員外笑道：賢婿這事不勞你過憂，我自有主見在此。常言道：會嫁嫁對頭，不會嫁嫁門樓。我爲這親事，不知揀過多少子弟，並沒有一个入眼。他雖是小家子出身，生得相貌堂皇，人材出眾，況且又肯讀書，做的文字人人稱贊，說他定有科甲之分。放着恁般目知眼見的不嫁，難道

到在那些酒包飯袋裡去搜覓。若揀得個好的，也還有指望。倘一時沒眼色，配着个不僧不俗，如醉如痴的，疊林，豈不反悞了終身？如今縱有人笑話，不過一時。倘後來有些好處，方見我有先見之明。趙昂聽說，呵呵的笑道：若論他相貌，也還有幾分可聽。若說他會做文字，人人稱贊，這便差了。且不要論別處，只這蘇州城裡，有無數高才絕學，朝吟暮讀，受盡了燈窗之苦，尚不能勾飛黃騰達。他纔問鹿田，讀得年把書，就要想中舉人進士。岳父，你且想，每科普天下只中三百个進士，就如篩眼裡漏出來一般，如何把來

看得恁般容易，這些稱贊文字的，皆欺你不曉得其中道理。見你這樣認真，難好敗興。把湊趣的話兒哄你，如何便信以爲實？王員外正要開言，旁邊博遇瑞姐道：爹爹憑着我們這樣人家，妹子恁般容貌，怕沒有門當戶對人家來對親？却與這木匠的兒子為妻，豈不玷辱門風？被人耻笑？讓我看起來，這斧頭銛子便是他的本等。曉得文字怎麼樣做的？我妹子做了近人的妻子，有甚好處？後來怎好與他相伴？王員外見說，心中大怒道：他既爲了我的子弟傳授這些家業，縱然讀書不成，就坐吃，到老也還有餘。那見得原

做木匠與你難好相住。我看起來他日下雖瘦後來
只怕你還趕他脚跟不着哩。那个要你管這樣閒帳
可不扯淡麼。一頭說徑望裡邊而走。羞得趙昂夫妻
滿面通紅連聲道干我甚氣。只爲體面上不好看。故
此好言相勸。何消如此發怒。只怕後來懊悔。想我們
今日的說話。便遲了王員外也不理他。直至房中怒
氣不息。待兵看見便問道爲甚氣得恁般。模樣王員
外將這來之事備細說知徐氏也好生不悅。王員外
因趙昂美貌迂秀。心中不忿。務要與他爭氣。到把行
房的事閑起。收拾五百兩銀子。將拜匣盛了一盒。

心腹家入拿着自己悄悄送與張權教他置買乙所房子，棄了木匠行業，另開別店，然後擇日行聘。張權夫妻見王員外恁般慷慨，千恩萬謝感激不盡。自古道無巧不成話，張權正要尋覓大房，不想左間壁一個大布店，情願連房帶店出脫與人，却不是一事兩便。張權貪他現成，憑貢頂了這店，開張起來，又討下一房家人，一个養娘，家中置辦得十分次第。然後王員外選日行聘，大開筵席，廣請親朋，雖則延秀行聘，却又不放回家，止有趙昂自覺沒趣，躲了出去，瑞姐也坐在房裡，不肯出來，因是贅婿，到是王員外送聘。

張權回禮，諸色豐盛，鄰里無不喝采。自此之後，張權店中日盛一日，挨擠不開。又催了个夥計相幫，大凡人最是勢利，見張權怎般熱鬧，把張木匠三字撇過一邊，盡稱爲張仰亭，正是：

退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增光

話分兩頭，且說趙昂自那日被王員外搶白了，把怒氣都遷到張家父子身上。又見張權買房開店，料道是丈人暗地與他的銀子，越加忿怒，成了个不解之謎。思量要謀害他父子性命，獨井王員外家私，只是沒有下手之處。與老婆商議，那婆娘道：「不難，我有個

妙策在此教他有口難分死于獄底趙昂滿心歡喜請問其策那婆娘道誰不曉得張權是个窮木匠今驟然買了房子開張大店只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將銀子買的那些鄰里如何知得心下定然疑惑如今老獻物要親解自娘到京趁他起身去後拚幾十兩銀子買囉捕人殺強盜扳他同夥打刦寫領贓物在家就拘鄰里審時料必實說當初其實窮的不知如何驟富合了強盜的言語這個死罪那里逃得過去房產家私必然入官變賣那時老獻物已不在家他又是異鄉之人又無親族誰人去照管這條性命

吳子良曰
爲富所累
一貧如洗
親行亦工
老之過也
趙鼎每吟
不口其姓

決無活理。等張木匠死了，慢慢用軟計在老厭物面前冷舌，攬張廷秀出門，再尋個計策，做成圈套，裝在玉姐名下，只說與人有奸，老厭物是直性的人，聽得了恁樣話，自然逼他上路去了。這個禍根，還有甚人來分得我家的東西？趙鼎見說，連連稱妙，只等王員外起身解帳，便來動手，且說王員外因田產廣多，點了个白娘解戶，欲要包與人去，恐不了事，只得親往順便帶些玉器到京發賣，一舉兩得，遂將家中布禮料理停當，即日起身分付廷秀用心讀書，又教渾家好生看待。大丹人結交富家，自然有許多禮數，像王

遇文事相
對已更革
之口不撫亦
可以基整

員外這般遠行，少不得親戚都要餞送。有好幾日酒席，那張權一來是大恩人，二來又是新親家，一發理之當然，自不必說。到臨行這日，張權父子三人直送至杠上而別，却說趙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後，要尋捕人陷害。張權却沒有人熟腳，問凡誰奸，忽地思量起來，幼時有个同窓楊洪，聞得見今當充捕人，何不去投他，但不知住在那里，暗想道：且走到府前去訪問，料必有人曉得，卽與老婆要了五十兩銀子，打做一包，又取了些散碎銀兩，忙忙的走到府門口，只見做公的東一堆西一簇，好生热闹。趙昂有事在身，無心

觀看，向一个老年公差舉一舉手道：「上下可曉得？」
捕楊洪住在何處？那公差答道：「便是楊黑心麼？他住在烏鵲橋巷內。剛方走進，摶捕廳裡去了。」趙昂謝聲承教了，飛向摶捕廳前來，看只見楊洪從裡邊走出，趙昂上前迎住，拱手道：「有一件事特來相求。」屈兄一步，楊洪道：「有甚見諭？」就此說也不妨。趙昂道：「這里不是說話之處。」兩下廝挽着出了府門，到一個酒店中，揀副僻靜座頭坐下，敘了些疎濶寒溫，酒保將酒菜，喫飯擺來，兩人吃了一回。趙昂開言，低低道：「此來相煩，不爲別事，因有个讐家，欲要在兄身上分財。」

張岱扳他了其性命出這口惡氣便摸出銀子來放在卓上把包攏開道白銀五十兩先送與兄事就之日再送五十兩奏成十數千萬不要推托自古道公人見錢猶如蒼蠅見血那楊洪見了雪白的一大包銀子怎不動火連叫且收過了說話恐被人看見不當穩便趙昂依舊包好放在半邊楊洪道且說那管家是何等樣人姓甚名誰有甚家事拿了時可有親丁出來打官司告狀的麼趙昂道他名叫張權江西小木匠出身住在閭門皇華亭創舊時原是個窮漢近日得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錢財買起一所大房閣

張布店正有兩個兒子都還是黃毛小霸此外更無
別人不消處得楊洪道這樣不打緊前日剛拿五個
強盜是打劫鹿縣坐的因總捕侯爺公出尚未到官
待我分付了叫他當堂招出包你撫慰問他個死罪
那時就獄中結果能性命如翻掌之易了趙昂深深
作揖道全仗老兄着力正數之外另自有報楊洪道
我與尊相從小相知怎說恁樣客話把銀子袖過兩
下又吃了一大回酒起身會鈔臨出店門趙昂又千
叮萬囑楊洪道不須多話包你妥當拱拱手原向府
內去了趙昂回到家裡把上項事說與老婆知道而

人暗自歡喜，且說楊洪得了銀子也不通夥計得知到衙門前完了些公事，同到家中，將銀交與老婆藏奸，便去買些魚肉安排起來，又打一大壺酒，燙得滾熱，又煮一大鍋飯，收拾停當，把中門閉上，走到後邊，將匙鑰開了穿房，那五個強盜見他進門，只道又來拷打，都慌張了，口中只是哀告，楊洪笑道：「我豈是要打你，只爲我們這些夥計見我不動手，只道有甚私弊，故此不得不依他們轉動，兩日見你衆人吃這些痛苦，心中好生不忍，今日趁夥計都不在此，特買些酒肉與你們將息一日，好去見官，那些強盜見說不

去打他，反有酒肉來吃，喜出望外。一个个千恩萬謝，須臾搬進擺做一檯，却是每人一碗肉，一碗魚，一大碗酒，兩大碗飯。楊洪先將一名開了鐵鍊，放他飲啖。那強盜連日沒有酒肉到口，又受了許多痛苦，一見了猶如餓虎見羊，不勾大嚼，頃刻吃了乾淨。吃完了，依舊鎖好，又放一个起來。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不一時輪流都吃遍了。楊洪收過家火，走進來，問道：「你們曾偷過閻門外開布店張木匠張權的東西麼？」都道沒有。楊洪道：「既沒有，爲何曉得你們事露？連日叫人來打罵要快些？」你們性命，你們各自去想。

一想或者有些什麼冤讐衆強盜真个各去胡思亂想內中一个道是了是了三月前我曾在閨門外一個布店買布爲爭等子頭上起彼我扁罵了一場想是他懷恨在心故此要來傷我們性命楊洪便趁勢道這等不消說起是了但不過是件小事怎麼就要害許多人的性命那人心虧却也太狠衆強盜見說一个个咬牙切齒楊洪道你們要報讐有甚難處明日解審時當堂招他是個同夥一向打刦的贓物都窩在他家況他又是驟發咬實了必然難脫却教他陪你喫苦況他家中有錢也落得他使用又護道如

不要就招待拷問到後邊衆口一詞招出方像真的
衆人俱各歡喜道還是楊阿叔有見識楊洪又說了
他出身細底又分付莫與夥計們得知他們通得了
錢都是一路衆強盜牢記在心楊洪見事已諳心中
歡喜依舊將門鎖好又來到府前打聽侯同知晚上
回府便曾同了衆捕快次日解官有詩爲証

只因強盜設捕人誰知捕人賽強盜

買放真盜扳平民官法縱免幽亦報
次早衆捕快都至楊洪家裡寫了一張解呈拿了班
物帶着這班強盜來到總捕廳前伺候不多時候

升堂揚洪同衆捕快將強盜解進跪在廳前把解呈
遞上稟道前日在平望地方擒獲強盜一起五名正是
打刦龐縣丞的真賊真盜解在臺下候爺將解呈
看了五個強盜都有姓名計文吉适袁浪段文陶三
虎點過了名又將贓物逐一點明不多什麼東西便
問捕快道聞得龐縣丞十分貪污囊橐甚多俱被刦
去如何只有這幾件粗重東西其餘的都在那里衆
捕快稟道小的們所獲只有這幾件此外並沒有了
或者他們還窩在那處老爺審問便知候爺喚上強
盜問道你一班共有幾人做過幾年打刦多少人家

賊物都窩頓在何處，從實細訊，竟你刑罰，舉強盜一招稱，只有五個，並無別人。劫過東西，俱已花費，止存這些餘外，更沒有窩頓所在。侯爺大怒，討過來棍一齊夾起，纔套得上，都喊道：「還有幾名？」卻已逃散，只有一個江西木匠張橫，住在閻門外邊，向來打劫銀兩，都窩在他家。如今見開布店，侯爺見異口同聲，說以爲實，連忙起籤，差原捕楊洪等押着，兩名強盜作眼，同去擒拿張權。起赃遠解，那三名鎖在庭柱上，等到同審。侯爺再理別事，且說楊洪同衆人押着強盜，一徑望閻門而去。趙昂也在府前打聽，看見楊洪

已知事妥，自己躲過一邊，却教手下人遠遠跟去看。其動靜。楊洪到了張權門首，立住脚道：「這里是了，只見張權在店中做生意，擠着許多主顧打發。不開楊洪，分開衆人，拖地跳進店裡，將鏈子望張權頸上便套。張權叫聲阿呀，却是爲何？楊洪伸開手兩個大巴掌，罵道：「你這強盜，還要問甚？你打劫許多東西，在家好快活，却帶累我們，不時比捕張權，連聲叫苦。道這是那裏說起，正要分辨時，衆捕人押着強盜，望裡邊去了。楊洪恐怕衆人揀好東西，藏過忙，將張權鎖好，又取出鐵扭上了，也牽入裡面起曉。那時驚得一家。

無處賈避，門前買布的與夥計討了銀錢，自往別處去買。看的人擁做一團，衆捕快將一些細軟都搜括出來，只揀銀兩衣飾各自溜過，其餘打起幾個大包，連店中布疋盡情收拾。張權夫妻抱頭大哭道：「不知這場橫禍那裏飛來？兩下分捨不得，捕人上前拆開，牢着便走。」那些鄰里不曉得的認以為真，便道：「我說他一向家事不濟，如何忽地買起房屋，開這大舖？」子又與兒子定親，只道他掘了藏，原來却做了這生意。故此有錢有幾个相識曉得些的，與他分割說：「生是個好人，這些東西是親家王貞外扶持的，不知爲

其被人扳害，衆人那里肯信。一路上說好說歹，不止一个都跟來看，且說楊洪一班押張權到了府中。侯爺在堂立等回話，解將進去，跪下，把東西放做一堂。楊洪稟道：「張權拿到了。」侯爺教放下柱上三个强盜同審，又將東西逐一驗過。張權上前泣訴道：「爺爺，小人是個良民，從來與這班人不曾識面，何嘗與他同盜？其實是薛空陷害，望爺爺超拔。」侯爺喝道：「既不曾同盜，這些財物那里來的？」張權道：「這東西是小人自己掙的，並非贓物。」乃對衆強盜道：「我從不曾認得你們，有甚冤讐？今日害我衆強盜道：我們本不欲招你。」

出來只因熬刑不過一時招出你也承認罷看得受
那痛苦張權局聲呼屈道你這些千刀萬剮的強盜
得了那个錢財那來害我衆強盜道張權仁心天理
打刦麗縣丞是你起的禍根其他雖不曾同去拿來
的東西俱放在你家營運如何賴得張權又稟道爺
爺小人住在此地將有二十年了並不曾與人角口
一聲怎敢爲此等犯法之事若有此情必然搬向隱
僻所在去了豈敢還在鬧市上開店爺爺不肯可拘
四鄰地方來問便知小人平素候爺見他苦苦折辯
不招對眾強盜道你這班人想必把真強盜隱匿陷

害平人，教都夾起來，衆皂隸一齊向前動手，夾得五
個強盜殺猪般叫喊。只是一口咬定張權是個同夥，
不肯改口。又道：「爺爺，他是小木匠，那個不曉得是個
窮漢？如何驟然置買房屋，開起恁樣大布店來？只這
个就明白！」侯爺道：「你是個窮木匠，爲何忽地驟
富？這個須沒得辯。」喝教也夾起來。張權上前再三分
辯，是親家王員外扶持的銀子，侯爺那里肯聽。可憐
張權何嘗經此痛苦，今日上了夾棍，又加乙百杠子，
死而復蘇，熬煉不過，只得枉招。侯爺見已招承，即放
了夾棍，各打四十毛板。將招辭做實，每律都擬斬罪。

贓物所處，張權房屋家私盡行變賣入官，畫供已畢，上了腳镣手枷，發下司獄司監禁。遠夜備文申報上司，正是：

閉門家裡坐

禍從天上来

話分兩頭。且說陳氏見丈夫拿去，哭死在地。虧養娘救醒，便教家人夥計隨去看个下落。顧便報與二子廷秀弟兄，正在書院讀書，見報父親被強盜擣了，嚇得魂飛魄散，撒下書本，帶跌而奔。先生也隨將來看，裡邊徐氏曉得，連忙教幾個家人探聽。廷秀弟兄隨了家人，赶到府中。父親已是解進衙門，立在外邊打

探聽得辨了半日，也上來棍有了憲，便要望裡邊去。禦
使被先生一把扯住道：「你若進去，也被粘住身子了。」那
個出頭去辨冤，二子見先生之言有理，便住了脚。想
父親來得聲音悽慘，都叫起屈來。被把門人駁逐出
外邊，少頃見兩個人扶着父親出來，兩眼閉着，半死
半活。又曉得問實斬罪，上前抱住放聲大哭。一个字
也說不出，張嘴耳內聞得兒子聲音，方纔掙眼一看，
泪如珠湧，欲待分付幾聲，被楊洪走上前，一手推開
廷秀，扶挾而行，腳不點地，直至司獄司前，交與禁子。
開了監門，扶將進去。廷秀弟兄欲要也跟入去，禁子

那里肯容，連忙將監門閉上，可憐二子哭倒在地。那先生同夥計家人隨後也到，將廷秀扶起道：事已至此，哭亦無益，且回家去，再作區處。二子無奈，只得收淚。對禁子道：列位大叔在上，可憐老子是含冤負屈之人，凡事全仗照管，自當重報。禁子道：小官人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公的買賣，千錢賒，不如八百現。我們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也不想甚重報，有便如今就送與我們。凡事自然看顧一分。若沒有也便罷了，決無人來催討。那遠話兒且請收着，等你不及，廷秀道：今日不曾准備在此，明早即來相懇。禁子

道既恁樣放心請回，我們自理會得。廷秀弟兄同衆人轉來，也不到丈人家裡，一徑出閑門去看母親。走至門首，只見侯同知已差人將房子鎖閉，兩條封皮交上一封着。陳氏同養娘都在門首啼哭。一見兒子到來，相抱而哭，真是痛上加痛。悲中轉悲，旁邊看的人無不垂泪。稍寬，那夥計并家人見恁般光景，也不相顧，各自去尋活路。母子計議無處投奔，只得同到丈人家裡暫住，再作區處。到了正員外門口，廷秀先進去報知徐氏與女兒出來迎接。相見已罷，請入房裡。那時趙昂已往楊洪家去探聽，瑞姐曉得，也來相

見廷秀母子將前後事情哭訴一番，徐氏也覺慘傷。玉姐暗自流淚，只有瑞姐心中歡喜，假意勸慰。當晚徐氏准備酒餚款待陳氏，水米不沾，一味悲泣。徐氏解勸不止。到次日，廷秀與母親商議，要牢中去看父親。說昨日已許了禁子東西，如今一無所有，如何是好。正沒儀理，徐氏走來知得，便去取出十兩銀子，遞與廷秀，道：「你且先將去用，若少時再對我說等你父親回家，就易處了。」陳氏謝道：「承親家厚恩，無門可報。今日又來累及親家，損鈔今生不能相報，死當銜結以報。」大恩，陳氏道：「說那里話。親翁在患難之際，

員外又不在家不能分憂些小東西何足為難當下
弟兄二人將銀留了八兩把二兩封好央先生同到
司獄司前送與禁子禁子嫌少又增了一兩方纔放
二人進去先生自在外邊等候禁子引二子來到後
監見父親倒在一个壁角邊亂草之上兩腿皮開肉
綻腳鎗手扭緊鎖牢淹淹止存一息二子一見猶
如亂箭摃心放聲號哭奔向前來叫聲爹爹孩兒在
此把他扶將起來那張權睜開眼見了兒子嗚嗚的
哭道兒莫不是與你夢中相會麼廷秀說爹爹那里
說起降着這場橫禍到此地位如何是好張權接着

二子道我的兒發爹的爲了一世善人不想受此惡報死于獄底我死也罷了只是受了王員外厚恩未曾報得不能瞑目你們後來倘有成人之日勿要忘了此人廷秀道爹爹且寬心將養身子待孩兒折命往上司衙門訴冤務必救爹爹出去張權搖着手道不可不可如今乃是強盜當堂扳賣並不知何人誣陷去告誰好况侯同知見任在此就准下來他們官官相護必不肯翻招反受一場苦楚况你年紀幼小有甚力量幹此大事我受刑已重料必不久也別沒甚話分付只有你母親早晚好好伏侍即如與我二

般用心去讀書，倘有好日，與爹爭口氣，能說罷父子又哭。

冤情說到傷心處，鐵石人聞也斷腸。

旁邊有一人名喚神義。昔年因路見不平，打死人命，問絞在監。見他父子如此哭泣，心中甚不過意，便道：「你們父子且勿悲啼。我神義平生熱腸仗義，故此遭了人命。昨日見你進來，只道真是強盜，不在心上。誰想有此冤枉。我神義豈忍坐視？二位小官人放心回去讀書。今後令尊早晚酒食，我自支持，不必送來。你衙門下雖克料，必不至傷身。其餘監中一應使用，有

冤處逢生
此是晉人
之教

我在此日也夜也不敢來要你銀子，等待新按院按臨那時去伸冤，必然有個生路。廷秀弟兄聽說連忙叩拜道：多蒙義士厚意，老父倘有出頭之日，決不忘報。种義扶起道：不要拜謝，且扶令尊到我房中去歇息。二子便去提張椅子，張椅子上疼痛，二子年幼力弱，那里掙扎得起。种義忍不住自己指拳裸袖，向前扶起，慢慢的逐步搬到前邊种義房中，就教他睡在自己床舖上，取出棒瘡膏與張惟貼好。廷秀見有倚靠，畧心寬，取出二兩銀子送與种義，爲盤纏之費。种義初時不肯受，廷秀弟兄再三哀懇，方纔受了。

子情戀不忍分，朝怎奈天色漸晚，禁子催促只得含
泪而別，出了監門，尋着先生取路回家。廷秀弟兄一
路商議母親住在王家終不穩便不若就司獄司左
近賃間房子居住早晚照管父親，却又便宜，計議已
定，到家與母親說知，次日將餘下的銀兩貸下兩間
房屋，置辦幾件日用家火。廷秀告知徐氏說母親自
要去住，徐氏與玉姐苦留不住，只得差人相送，又贈
些銀米禮物。陳氏同二子領着養娘進了新房，自到
牢中看覲丈夫，相見之間，哀苦自不必說。弟兄二人
住過三四日，依原來到王家讀書，終是掛念父親，不

時出入把學業都荒廢了不題。廷秀且說趙昂自從陷害張權之後，又與妻子計較，要撫廷秀出門。那婆娘道：要他出門也甚容易，止要多費幾兩銀子。趙昂道：有甚妙計？你且說來。便費幾兩銀子，也是甘心的。那婆娘道：要他出去，除非將家中大小男女都把銀子賀嘴停當，等父親回時，七張八嘴都說廷秀偷東西在外閑賭。他見衆人說話相同，自然半信半疑。那時我與你再把冷話去激發，必定趕他出門。待廷秀去後，且再算計王姐趙昂，依着老婆，把銀子買罷。家中婢僕這些小人，那知禮義，見了銀子，誰不眼紅？不

則一日王憲京中解懷回家合家大小都來相見推
有廷秀因母親有病歸家探看不在眼前那時文秀
已是久住在家伏侍母親不在話下王員外便問三
官如何不見衆人俱推不知徐氏便按過口來把張
榜被人陷害前後事情細說一遍又道想他看候父
親去了王員外聞言心中驚訝少頃廷秀歸來相見
王員外又細詢他父親之事廷秀哭訴一番哀求搭
救王員外道你自去讀書待我心定了與你計較這
事廷秀忙謝自歸書房到次日早上說掛母親也不
與先生說知又回去候問不認王員外一起身便來

拜望先生，又不見了。廷秀問先生時，說清早出外去了。王員外心中便有幾分不喜，與先生叙了些閒話。之情，查一點廷秀功課，却又甚少。先生怕主人見怪，便道：「令郎自從令親家被陷之後，不時往來看觀學業，也荒疏了。」王員外見說廢了功課，愈加不樂。別了先生，走到外邊見書童進來，便問道：「可曉得三官那里去了？」那書童已得過趙昂銀子，一見家主問時，便答道：「三官這一向不時在外闖賭，整幾夜不回。」王員外似信不信，喝退書童，心中疑惑，又去訪問家中童僕，都是一般言語。古語道得好：「舉金鑽，鋪骨王。」

員外平昔極是愛惜廷秀被衆人讒言一讟，卽信以爲真，暗暗懊悔道：當初指望他讀書成人，做了這事，不想張權問罪在牢，其中真假未知。他又不學長俊，閭賄兼全，後來豈不悞了女兒終身？青年趙昂和瑞如，曾來勸諫，只爲一時之惑，反將他來嗔責。如今却應了他們口背如何是好？委決不下，在廳中團團走轉。那時這些奴僕都將家主訪問之事報與趙昂。趙昂大喜，已知計中八九，刊外邊來打探，恰好遇着丈人，不等王員外開口，便道：「小婿今日又有一句話要說，只恐岳父又要見怪，不好說得。」王員外道：「往事休

題你說如今有甚事情趙昂道從岳父去後張本臣做了強盜問成死罪在牢小婿初時還只道是被人誣陷據他鄉里說來却真有這事況且三官趁岳父不在家中日逐以看父爲由留戀闖賭親隣曉得的無不議論岳父扳箇強盜親家招個敗子女婿連小婿也無顏見人當初若聽了小婿之言決沒有今日之事起初王員外已有八九分不悅又被趙昂這班言語一說湊成一十二分氣得啞口無言沉吟半晌方撓道當初是我一時見不到錯怪了你成就這事如今快悔莫及趙昂便道承小婿之見尚有挽回王

員外忙問道：「你且說怎地可以挽回？」趙昂道：「若是畢
姻過了，這便無可奈何。如今幸喜未曾成親，岳父何
不等廷秀回家，責罵一場，驅逐出門，一面速央媒妁
尋個門當戶對人家，將玉姐嫁去。他年紀又小，又無
親族，何人與他理論這事？設或告到官司，見已婚配
必無斷與之理。況且是強盜之子，官府自然又當別
論。」是恁樣還不被人笑話？若不聽小姪之言，後來使
玉姐身無所依，出乖露醜，玷辱門風，那時懊悔却不
遲了。」上員外若是個有主意的，還該往別處訪問个
的確，也不做了一個有始無終薄倖之人。只因他是个直

性漢子不曾轉這念頭，遂聽信了趙昂言語，點頭道是曉得渾家平昔喜歡廷秀，恐怕攔阻，也不到後邊與他說知，同趙昂坐在廳中專等廷秀回來不題。且說廷秀至家看過母親，也恐丈人尋問，急急就回東到廳前見丈人與趙昂坐着說話，便上前作揖。王憲也不回禮，蹙着臉問道：「你不在學中讀書，却到何處去遊蕩？」廷秀看見見辭色不善，心中驚駭，答道：「因母親有病回去探看。」王員外道：「這也罷了，且問你自我去後，做有多少功課可將來看。」廷秀道：「只爲爹爹被陷終日奔走，不曾十分讀書，功課甚少。」王員外怒道：「官

終日奔走不曾讀書，功課甚少。」

初指望你讀書有些好日，故此不計貧富，擇你爲子。又聘你爲婿，那知你家是个不良之人，做下恁般勾當，玷辱我家。你這畜生又不學好，乘我出外，終日遊蕩，開賭，被人耻笑。我的女兒從小嬌養起來，若嫁你恁樣無媒，有甚出頭日？天這里不是你安身之處，快出門，饒你一頓孤拐，若再遲延，我就要打下，那些童僕看見，家主盤問這事，恐怕叫來對証，都四散走開。廷秀見丈人忽地心變，心中苦楚，哭倒在地。孩兒父子蒙爹爹大恩，正圖報効，不幸被人誣陷，懸望爹爹歸家救援，不知何人嗔怪，孩兒搬開是非，萬聞

我父子孩兒倘有不到之處，但憑責罰，死而無怨苦。
要孩兒出門，這是斷然不去。一頭說，一頭哭，好不悽
慘。趙昂恐丈人回心轉來，便報道：「三官，只是你不該
這樣沒正經。如今哭也遲了。」廷秀道：「我何嘗幹這等
勾當，却霑空生造謠？」趙昂道：「這話一發差了，那個與你
有讐造言謠你？況岳父又不是肯聽是非的，必定做
下一遭兩次露人眼目。如今岳父察聽的實，方纔着
惱，怎麼反歸怨別人？」秀道：「有那個看見的？須叫他
來對証。」正員外罵道：「畜生！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你在
外胡行，那個不曉得？尚要抵賴，便搶過一根棒子，劈

頭就打道畜生還不快走廷秀反向前抱住痛哭道
爹爹就打死也決不去的趙昂急忙扯開道三官岳
父是這樣執性的你且依他暫去待氣平了少不得
又要想你那時却不原是父子翁婿如今正在氣惱
上你便哭死料必不聽廷秀見丈人聲勢兇狠趙昂
又從旁尖言冷語幫扶心中明白是他搯掇科道安
身不住乃道既如此待我拜謝了母親去罷王員外
那里肯容連先生也不許他見趙昂推着廷秀背上
往外而走道三官你怎麼恁樣不識氣又要見岳母
微甚將他攬出大門而去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且說徐氏在裡邊聽得堂中宣嚷哭泣，只道王員外打小廝們那里想到廷秀身上，故此不在其意。童僕們也沒一個露些聲息。到午後閑得先生也打發去了。心下有些疑惑，問衆家人都推不知。至晚王員外進房詢問其故，纔曉得廷秀被人搬了是非，趕逐去了。徐氏再三與他分辨，勸員外原收留回來，怎奈王員外被幾言蠱惑，立意不肯。反道徐氏獲短，那玉姐心如刀割，又不敢在爹媽面前明言，只好背地裡啼哭。徐氏放心不下，差人去請她來見。

天徐氏放心不下，差人去請她來見。

童僕與趙昂通是一路只推尋訪不着找下徐氏母子、且說廷秀離了王家心中又苦又惱不顧高低亂撞回來只見文秀正在門首問道哥哥如何又走轉來廷秀氣塞咽喉那里答得出半个字兒文秀道哥哥因甚氣得這般模樣廷秀停了一回方將上項事說與兄弟文秀道世態炎涼自來如此不足爲異只是主員外平昔待我父子何等破格今纔到家墓地生起事端趙昂又在旁幫扶必然都是他的緣故如今且莫與母親說知恐曉得了愈加煩惱廷秀道賢弟之言甚是次日來到牢中看覲父親那時張權虧

了种義，捱痛已好，身體如舊。廷秀也將其事哭訴張權，聞得嗟嘆。王員外有始無終，种義便道：「恁般說起來，莫不你的事情也是趙昂所爲？」張權道：「我與他素無讐隙，恐沒這事。」廷秀道：「只有定親時，聞得他大妻說我家是木匠，阻當岳父不要贅我。岳父不聽，反受了一場揜白，或者這個緣故。」起的种義道：「這樣說，自然是他的了。如今且不要管，是與不是，目下新按院將到鎮江，小官人可央人寫張狀子去告，只說趙昂將銀買燭，捕人強盜，故此扳害。待他們自去分辯，果然是他陷害，動起刑具，少不得內中有人招稱出。」

來若不是時，也沒甚大害。張權父子連聲道是。秀作別出臨兄弟商議，停當央人寫下狀詞，要往鎮江去告狀，常言道：機不密，禍先行。這樣事體，只宜悄然商議。那張權是個老實頭，不曾經歷事體的，仲義又是粗直之人，說話全不照登，早被一个禁子聽見。這禁子與楊洪乃是姑舅弟兄，聞此消息，乘風便去報知。楊洪聽得喫了一嚇，連忙來尋趙昂商議。走到王員外門首，不敢直入，見个小廝進去，央他傳報。說有府前姓楊的要尋趙相公說話。趙昂料是楊洪，即便出來相見，問道：楊兄有甚話說？楊洪扯到一個僻靜

所在，將張廷秀已曉得你我害他，卽日要往按院去告狀。倘若准了，到審門時，用起刑具，一時熬不得招出真情，反坐轉來，却不自害自身？幸喜表弟聞得來報，故此特來商議。趙昂聽了，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乃道：如此却怎麼好？楊洪道：一不做，二不休，尊相便拚用幾兩銀子，我便拚折些工夫，連這兩個小廝一併送了方纔斬草除根。趙昂道：銀子是小事，只沒有一個妙策。楊洪道：不打緊，他們是個窮鬼，料道屁船不起，少不得是趁船。我便裝起捕盜船來，教我兄弟同兩個副手泊在閨門，再令表弟去打聽。丁起身，計上

暗隨他出城招攬下舡我便先到鎮江伺候孩子家
那知路裡載他徑到江中掠入水裡可不乾淨趙昂
大喜教楊洪少待便去取出三十兩銀子送與楊洪
道煩兄用心務除其根事成之日再當厚謝楊洪收
了銀子作別而去且說廷秀打聽得將及過江央人
寫了狀詞要往鎮江去告那時陳氏病體痊愈已知
玉貴外返逐回來也只索無奈見說要去告狀對廷
秀道你從未出路獨自个去我如何放心須是弟兄
同行路上還有些商量廷秀道若得兄弟去便好只
是母親在家無人伏侍陳氏道來往不過數日况有

養娘在家陪伴不消牽掛。廷秀依着母親收拾盤纏，來到監中別過父親背上行李，徑出閭門來搭船。剛走到渡僧橋，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二位小官人，往那裡去？」廷秀道：「往鎮江去。」那人道：「到鎮江有便船在那裡去？」廷秀道：「有便船？」便立住腳。與文秀說道：「若是便船，到強如在航船上挨擠。」文秀道：「任憑哥哥上張。」廷秀對船家說道：「你船在那里可就開。」船家道：「我們是本府理刑廳捉來差往公幹的私巴搭。」二人路上去買酒吃。若沒人也就罷了，有甚閒事？廷秀道：「既如此，帶了我們去。」船家引他下了船。

住在稍上，少頃只見一人背着行李而來。稍公接着上船。那人便問這兩個孩子是何人。稍公道：「這兩個小官人也要往鎮江的。」容小人們帶他去，遞幾文錢路上買酒吃。望乞方便。那人道：「止這兩個便客了。你多便使不得。」稍公道：「此兩個也是偶然遇着，豈敢多搭。說罷，連忙開船。」你道這人是何等樣人？就是楊洪兄弟。楊江稍公便是副手，當下楊江問道：「二位小官人姓甚？」住在何處？」到鎮江去何幹？」廷秀說了姓名居處，又說父親被人陷害緣由。如今要往按院告狀。楊江道：「原來是奸人家兒女，可憐可憐！」你住在稍上。

不便也。到艙中來坐。廷秀道：如此多謝了。弟兄搬到了艙中住下。楊江一路殷勤到買酒肉相請，又許他到衙門上看領弟兄二人感激不盡。那船乃是捕盜的快船，趁着頤風，連夜而走。次日傍晚就到了鎮江。船家與廷秀討了船錢，假意催促上岸。廷秀取了行李，便要起身。楊江道：你這船家忒急，不行方便。這兩位小官人從不曾出路的。此時天色已晚，教他那里去尋宿處。又向廷秀道：莫要理他。今夜且在舟中住了。明早同上涯去尋寓所安下，就到察院前去打聽。按院幾時按席，却不又省了。今夜房錢，廷秀弟兄只識

做好人連聲稱謝依原把包裹放下楊江取出錢鉅教稍公買辦些酒肉分付移船到穩處安歇。稍公答應將船直撐出西門閘外沿江濶處停泊。稍公安排魚肉送入艤裡。楊江滿斟苦勸。將廷秀弟兄灌得大醉人事不醒倒在艤中。那時楊洪已約定在此等候。稍公口中唿哨一聲便跳下船。即忙解纜開船悄悄的推出江口順溜而下。過了焦山到一寬濶處。取出索子。將他弟兄細綁起來。恰如兩隻餛鈍相似。二子身上疼痛從醉夢中驚醒。掙扎不動。却待喊叫。被楊洪楊江扛起向江中撲通的擣將下去。眼見得二子

性命休下

可憐世上聰明子 化作江中浪宕魂

你想長江中是何等深水，那水從四川湖廣江西一路上流衝將下來，猶如滾湯一般，累意到了鎮江，直溜入海，就是落下一塊砂石，少不得隨流而下，偏有廷秀弟兄撇入水中，却反逆流上去，楊洪楊江望見也道奇，推授轉船頭趕上，各提起篙子，照着頭上便射，說時遲，那時快，蒿子離身不上一尺，早被三四个大浪，將二千直湧開去，連船臉些兒撇翻，那篙子便不能復揚，江岸道必無活理，原移至沿口泊下，次早

開船歸到蘇州面覆了趙昂。趙昂心中大喜，又找了三十兩銀子，楊洪兀自嫌少，兩下面紅頸赤而別。不在話下。且說河南府有一人，喚做褚衡，年紀六十以外，平昔好善，夫妻二人喫着一口長齋，並無兒女。專在江南販布營生。一日正裝着一大船布疋，出了鎮江，望河南進發，行不上三十餘里，天色將晚，風逆浪大，只得隨幫停泊江中。睡到夜半，聽得船旁像有物蹠响，他也不在主意，方欲合眼，又像有人推醒一般，那船旁蹠得越响了。隱隱又有人聲，心中奇怪，爬起來，開了蓬窓，打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浮着一人，口內

微微有聲。褚衛慌忙叫起水手，攏救上船，打起火來。看時，却是十五六歲一個小廝，生得眉清目秀，渾身綁縛，微微止有一息。與他解下索子，燒起熟湯灌了幾口。那孩子漸漸醒轉，嘔出許多清水。褚衛將乾衣與他換了，詢其緣故。小廝哭訴道：「小人名喚張文秀，只因父親被人陷害在牢。同哥哥廷秀來鎮江按院告狀，趁了个便船，說是蘇州理刑差人一路假意殷勤照顧，昨夜到了鎮江，又留住船，將酒灌醉我弟兄，變變綁入水中，正不曉得他是何人，害我等性命。天幸得遇恩人救援，但不知恩人高姓大號，這里是」

何處離鎮江多少路了，怎地送得小人歸家，決不忘恩。褚衛本是好善之人，見他說得苦楚，心下十分可憐，初時到有送他回去之念，忽地想起鎮江到此乃是逆水，怎麼反淌了上來？莫非此子後來有些奸處，暗中自有鬼神護佑麼？我今尚無子嗣，何不留他回去，做個傾蠎之子，却不是好？乃哄他道：我是河南褚衛，販布回去了，這里離鎮江已遠，有乙千餘里，怎能送你歸家？况昨夜謀你的，必是對頭，差來心腹，故此下這樣毒手。今若依舊回家，必然又尋別事來害你。我今又無兒子，若不棄嫌，認做父子，隨歸家去，明年奉

你下來訪出昨夜之人，然後去告理，救你父親可不好。廢文秀雖然記掛父母，到此無可奈何，只得依允就拜褚衛爲父，改名褚嗣茂，帶上河南不題。且說張廷秀被楊洪綑入水中，自分必死，不想半沉半浮，被大浪直湧到一个沙洲邊蘆葦之旁，到了天明，只見船隻甚多，俱在江心中往來，叫喊不聞。至午後有一隻船，旁洲而來，廷秀速喊救命，那船擺到洲邊，拚上船去，割斷繩索，放將起來，且喜得毫無傷損。廷秀舉眼看船中時，却是兩個中年漢子，十來个小廝，約莫俱有十六七歲，你道是何等樣人？元來是浙江紹興

府孫尚書府中戲子，那兩個中年人，一個是師父潘忠，一個是管箱的家人，領着行頭往南京去做戲，在此經過，恰好救了廷秀，取幾件乾衣與他換了，問其緣故，廷秀把父親被害，要到按院伸冤，被船上謀害之事，哭訴一遍，又道：「多蒙救了性命，若得送我回家，定然厚報。」那潘忠因班中裝生的亞了帳，正要尋個頂替，見廷秀人物標致，聲音响亮，恰又年紀相仿，心下暗喜道：「若教此人起來，到好个生脚，心下便了。」这个私念，就是願路往蘇州去諒道，還不肯放他轉身，莫說如今却是逆路，當下潘忠道：「我們乃紹興

孫尚書府中子弟到南京去做生意，那有工夫拘轉去送你回家。如今到京已近，不如隨我們去住下，慢慢覓便人帶你歸家。你若不肯時，我們也不管閒帳。原送你到沙洲上，等候別个便船帶回去罷。廷秀聽得說出這話，連忙道：既然不是順路，情願隨列位到京。清忠道：這便使得。廷秀自己雖然得了性命，却又想着兄弟必定死了，不住流淚。那日乃是順風晚間，便到南京，次早入城尋寓所安下。那孫府戲子原是有名的，一到京中，便有人叫去扮演。廷秀也隨着行人走，過了數日，清忠對廷秀道：衆人在此做生意，答妥

趣錢回去養家的誰不肯白白養你，撓然有便帶你回家，那盤費從何而來，不如暫學些本事，喫些活餉，那時回去却也容易。延秀思想虧他們救了性命，空手坐食，心上已是過意不去，又聽了潘忠這班說話，愈覺羞慚，暗道：我只指望圖個出身日子，顯祖揚宗，那知霉空降下這場沒影奇禍，弄得家破人亡，父南子北，流落至此。若學了這等下賤之事，還有甚麼長俊？如不依他定難存住，却又想道：昔日箕子爲奴，伍員求乞，他們都是大豪傑，在患難之際，也只得從權。我今日到此地位，尙顧不得羞耻了，且暫度幾時，再

作匣處，遂應承了。潘忠就學個生腳，他資性本來聰慧，教來曲子，那消幾遍，却就會了。不旬數日，便能登場，扮來的戲，出人意表，賢愚共賞。無一日空閒，在京半年有餘，積了些銀兩。想道：如今盤羅已有好回家了。誰想潘忠先揣知其意，悄悄溜過了他的親子廷秀，依舊一變空手，不能歸去。潘忠還恐他私下去了，行坐不離。廷秀脫身不得，只得住下，這叫做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話分兩頭。却說陳氏自從打發兒子去後，只愁年幼上司衙門，有告狀，恐怕言語中差錯，再不想別有人謀

害巴到十日之外風吹草動也認做兒子回了逃出
門觀看漸漸過了半月二十日一發專坐在門首盼
望那時還道按院未曾到任在彼等候後來聞得按
院鎮江行事已完又按臨別處得了這個消息急得
如煎盤上螞蟻沒奔一頭處急到監中對丈夫說知
央人遍貼招帖四處尋訪並無踪跡正不知何處去
了夫妻痛哭懊悔道早知如此不教他去也罷如今
冤屈未伸到先送了兩個孩兒後來倚靠誰人轉思
轉痛愈想愈悲初時還痴心妄想有歸家日子過了
年餘不見回來料想已是死了招魂設祭日夜啼啼

哭哭一个養娘却又患病死了止留得孤身了影越發悽慘正是

一星漏更遠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且說王員外自那日聽信了趙昂言語將廷秀逐出意欲就要把玉姐另配人家一來恐廷秀有言二來怕人誹謗未敢便行次後聞得廷秀弟兄往鎮江按院告狀只道他告賴親這節老大着忙口雖不言暗自差人打聽漸漸知得二子去後不知死活存亡有了這個消息不勝歡喜卽次媒尋親媒人得了這句口風互相傳說開去那些二人家只會主見是個無子

富翁那管曾經招過養婿數日間就有幾十家來相求玉姐初時見逐出廷秀已是無限煩惱還指望父親原收留回來坦然不留回家少不得嫁去成親後來微聞得有不好的信息也還半信半疑今番見父親流水選擇人家改嫁料想廷秀死是實了也怕不得羞耻放聲哭上樓去原來王員外的房屋却是一蒂樓子下邊老夫妻睡處樓上乃玉姐卧室當下玉姐在樓上啼哭送來茶飯也不要喫他想道我今雖未成親却是從幼夫妻他總無祿夭亡我豈可偷生改節莫說生前被人唾罵就是死後亦有何顏見彼

與其羞耻苟活，何若從容就死。一則與丈夫爭氣，二則見我這點真心，只有母親放他不下。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想一回哭一回，漸漸哭得前聲不接後氣。那徐氏把他當做掌上之珠，見哭得恁般模樣，急得無法可治。口中連連的勸他莫要哭，且說爲甚緣故。自己却又鼻涕眼泪流滿出來。玉姐只得從實說出。徐氏勸道：兒不要睬那老沒志氣。凡事有我在此，做主明日就差人去訪問三官下落，設或真有些山高水低，好歹將家業分一半與你守節。若老沒志氣，執意要把你改嫁，我拚得與他性命相博，又對丫鬟

道快去叫員外來說個明白又分付倘有人在後莫說別話丫鬟急忙忙的來請誰想王員外因有个媒人說一个新進學小秀才來求親聞得才貌又美且是名門舊族十分中意就留媒人酒飯正說得濃酥飲得高興丫鬟說聲院君相請只當耳邊風如何肯走起身丫鬟站勾腿酸腳麻只得進去回覆徐氏百般苦勸剛剛畧止又加个趙昂老婆閑上樓來重新哭起你道却是爲何那趙昂擺布了張檯趕逐了廷秀還要算計死了玉姐獨吞家業因無機會未曾下手今見王員外另擇人匹配滿懷不樂又沒個計策

阻攔在房與老婆商議。這時聽得玉姐不願在樓陪哭，却不正中其意。故此瑞娘走來，故意說道：妹子，你如何不知好歹？當初爹爹一時沒志氣，把你配个木匠之子玷辱門風。如今去了另配個門當戶對人家，乃是你除萬分造化了。如何反恁地哭泣？難道做強盜的媳婦，本匠的老婆，到勝似有名稱人家不成？玉姐被這幾句話羞得滿面通紅，顛倒大哭起來。徐氏心中已是不悅，瑞娘還不達時務，扯做娘的到半邊低低說道：母親莫不妹子與小殺才肯地裡做下些蹊跷勾當，故此這般牽掛？只這句話，嚇得徐氏兩太陽

火星直爆，把瑞姐劈面一啐，又恐怕氣壞了玉姐，不敢明說，止道你是同胞姊妹，不壞个好念。我方勸得他住，却走來激得重復啼哭，還要放懸樣冷屁。由他是強盜媳婦，木匠老婆罷了，着你甚急胡言亂語？瑞姐被娘這場搥白羞慚無地，連忙下樓，一頭走，一頭說道：護短得好，只怕走盡天下，也沒見人家有這樣無耻閨女。早是不曾做親，便恁般疼老公。若是生男育女的，真個要同死合棺。村裡虧他到掙得一副好老臉皮，全沒一毫羞耻，夾七夾八，一路嚷去，明明要氣玉姐上路。徐氏怕得合氣，由他自說，只做不聽見。

玉姐正哭得頭昏眼暗全不覺得看看到晚王員外
喫得爛醉小廝扶進來自去睡了竟不知女兒這些
緣故徐氏陪伴玉姐坐至更餘漸漸神思困倦睡眼
朦朧打熬不住向玉姐道兒不消煩惱捷在明早還
你个決裂夜深了去睡罷推至床上除去簪釵和衣
捲在被裡下了帳幔又分付丫鬟們照管火燭大凡
人家使女極是貪眠懶做十個裡邊難得一個長俊
徐氏房中共有七八个丫鬟有三個貼身伏侍玉姐
就在樓上睡臥那晚守到這時侯一个个拘腰凸肚
巴不能睡臥見徐氏勸玉姐睡了各自去收拾家火

專等徐氏下樓閣上樓門盡去睡了。徐氏下得樓來，
看工員外醉臥正酣也不去驚動他。將個燈火四面
檢點一遍解衣就寢不題。且說玉姐睡在床上轉思
轉苦，又想道母親雖這般說未必爹爹念頭若何。總
是依了母親到後終無結果。又想起母親忍地將姐
姐揜白必定有甚惡話傷我故此這般發怒。我乃清
清白白的人何苦被人笑耻不如死了到得乾淨。又
哭了一个更次聽了鬟們都齁齁熟睡樓下也無一
些聲息遂抽身起來一頭哭一頭檢起一條汗巾走
到中間掇个杌子墊腳把汗巾搭在梁上做個圈兒

將頭套入兩脚登空，嗚呼哀哉，正是。

難將幽恨和人說，願向泉臺訴丈夫。

也是玉姐命不該絕，剛上得弔，不想一个丫鬟因日間玉姐不要喫飯，瞞着那兩個丫鬟私自收去，盡悄悄啖。到晚上夜饭亦是如此，睡到夜半，心胸漲漫，肚腹疼痛，起身出恭，床邊却摸不着了淨桶。那恭又十分緊急，叫苦連連。原來起初性急要睡，忘記擔得心下，想着清赤條條跑去尋那淨桶，因捱得眼目昏迷，燈又半明半滅，不看見玉姐掛在梁間，心慌意懼，撲的撞着連杌子跌倒，樓板上一聲响亮，樓下徐氏和

丫鬟們都從夢中驚覺王員外是个醉漢也嚇醒了忙問樓上什麼响那丫鬟這一交跌去杌子磕着了小腹大小便齊流撒做一地滾做一身擡頭仔細看時嚇得呌聲不好了玉姐弔死也員外聞言驚得一滴酒也無了直跳起身一面尋衣服一面問道這是爲何徐氏一聲兒一聲肉哭道都是你這老天殺的害了他還問怎的王員外沒心腸再問忙忙的尋衣服只在手邊混過那里尋得出个頭腦偶扯着徐氏一件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披在身上又尋不見鞋子赤着脚趕上樓去徐氏止換了一條裙子却沒有

上身衣服只得把一條單被捲在身上，到拖着王員外的鞋兒隨後一步一跌也哭上來。那老兒着了急，走到胡梯中間，一脚踏錯，碌碌滾下去，又撞着徐氏兩個直跌到底，綃做一團，也顧不得身上疼痛爬起來，望上又跑，那門却還閉着。兩個拳頭如發擂般亂打，樓上樓下丫鬟一齊起身，也有尋着裙子、不見布衫的，也有模了布衫、不見褲子的，也有兩隻腳穿在一个褲管裡的，也有反披了衣服摸不着袖子的，東扯西拽，你奪我爭，紛紛亂嚷。那撒糞的丫鬟，也自揩抹身子，尋覓衣服，竟不開門。王員外打得急了，三

個丫鬟都提着衣服來開老夫妻推門進去徐氏望見女兒這個模樣心腸迸裂放聲大哭到底男子漢有些見識王員外忍住了哭泣赶向前將手在身上一摸遍體火熱喉間嘶琅琅痰响呴道媽媽莫要哭返可救得便雙手抱住教丫鬟拿起杌子上去解放一面又教扇些滾湯來徐氏聞說還可救得真个收了眼泪點个燈來照看那丫鬟扶起拭手捏着一手臍膜向昇邊一聞臭氣難當慙叫道杭上怎有許多污穢恰好徐氏將燈來照見一地尿糞王員外踏在中间還不知得徐氏只認是女兒撒的將火望下一撇

道這東西也出了，還有甚救？又哭起來。元來縊死的人若大小便走了，便救不得。當下王員外道：莫管他，且放下來看。丫鬟帶着一手腥臘，站上去，解放心慌手軟，如何解得？王員外不耐煩，教丫鬟尋柄刀來，將汗巾割斷，抱向床上，輕輕將開嘴，間死結。叫徐氏嘴對嘴打氣，接連打了十數口氣，只見喟嘆氣轉手足，展施又灌了幾口滾湯，漸漸甦醒，還嗚嗚而哭。徐氏也哭道：起先我怎樣說了？如何又生此短見？玉姐哭道：兒如此薄命，撫生于世，也是徒然，不如死休。王員外方問徐氏道：適來說我害了他，你且說個明白。

徐氏將女兒不肯改節的事說出，王員外道：「你怎地這般執迷？」向日我一時見不到，賺了你終身。如今畜生無了下落，別配高門。乃我的好意，爲何反做出這等事來？臉些把我嚇死！玉姐也不答應，一味哭泣。徐氏嚷道：「老無知，你當初稱贊廷秀許多好處，方過繼爲子，又招贊爲婿，都是自己主張，沒有人攬掇。後來好端端在家，也不見有甚不長俊，又不知聽了那个橫死賊的說話，剛到家便趕逐出去，致使無个下落，縱或真个死了也隔一年半載，看女兒志向，然後酌量而行。何況目今未知生死，便瞞着我閑轟轟尋媒，

說親教他如何不氣。早是張了這奸，倘然完了假
却怎處。如今你快休了這念頭，差人四下尋訪，若
還無恙，不消說起。設或真有不好消息，把家業分一
半與他守節。如若不聽我言語，逼迫女兒一走，而說
與你須千休不得。王員外見女兒這般乾性，只得含
糊答應，下樓去了。徐氏又對玉姐道：兒，我已說明了。
不怕他不聽。莫要哭罷，且脫去睡牀衣服，睡一覺，將
息身子，也不管玉姐肯不肯，流水把衣服帶亂扯。玉姐
被娘逼不過，只得脫衣睡臥，亂到天明。看衣服上並
無一毫污穢，那丫鬟隱曉不過方纔質說，把衆丫鬟

不真有物
不見其形
不行也

笑得勾嘴歪。自此之後，玉姐住在樓上，如修行一般，足跡不走下來。王員外雖不差人尋覓，廷秀將親事也只得閣過一邊。徐氏恐女兒又弄這個把戲，自己伴他睡臥，寸步不離。見丈夫不着急，尋問私自賣了家人銀子，差他體訪，又教去與陳氏討個消耗。正是：但願應時還得見，須知勝似岳陽金。

且說趙昂的老婆被做娘的捨白下樓，一路惡言惡語，直嚷到自己房中，說向丈夫，又道如今總是孤破臉了，待我朝一句暮一句，好好送這丫頭上路。到次早，聞得玉姐上吊之事，心中暗喜，假意走來安慰。背

七言一
卷八十一
地裡在王員外面前冷言酸語挑撥，又悄悄將錢鉢買囉。玉姐身邊了，緊分付如下次上吊由他自死，真要聲張，又打聽得徐氏差人尋訪廷秀，也多將銀兩買定，只說無處尋覓。趙昂見了丈人馬前徒假殷勤隨風倒舵，撮脣捧屁，取他的歡心。王員外又爲玉姐要守着廷秀，惱了性子，到愛着趙昂，夫婦小心熱鬧，每事言聽計從。趙昂諸色趁急，不必說。只有一件事，在心上打攏。你道是甚的事？乃是楊洪這樁。那楊洪因與他幹了兩樁大事，不時來需索。趙昂初時打發了幾次，後來頗覺厭煩，只是難好推托。及至送

與却又爭多競寡落後回了兩三遍楊洪心中懷恨
口出怨言趙昂恐走漏了消息被丈人知得忍着氣
依原餽送揚洪見他害怕一發來得勤了趙昂無可
奈何想要出去躲避幾時恰好王員外又點着白娘
解戶趁這個機會與丈人商議要往京中選官願代
去解救一舉兩便王員外聞女婿要去選官乃是美
事又管了這番勞碌如何不肯又與丈人要了千金
爲幹缺之用親朋錢行已畢臨期又去安放了楊洪
方纔上路詰分兩頭再說張廷秀在南京做戲將近
一年不得歸家一日有禮部一位官長喚去承應那

官長姓邵名承恩進士出身官爲禮部主事本貫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氏夫人朱氏生育數胎止留得一个女兒年纔一十五歲工容賢德俱全那日却是邵爺六十誕辰同僚稱賀開筵款待廷秀當場扮演那如真的一般滿座稱贊那邵爺深通相法見廷秀相貌堂堂後來必有好處又恐看錯了到半木時喚廷秀近前仔細一看果是个未發鬢的公卿只可惜落于下賤問了姓名暗自留意到酒闌人散分付衆戲子都去止留正生在此承應夫人明日差人送來潘忠恐廷秀脫身去了滿懷不歡怎奈官府分付可

敢不依連聲答應引着一班徒弟自去，廷秀隨着邵
爺直到後堂，只見堂中燈燭輝煌，羅着卓氈，夫人同
小姐向前相迎。衆家人各自遠遠站立，廷秀也立在
半邊堂中，伏侍俱是丫鬟之輩，先是小姐拜壽，然後
夫人把謹稱慶，邵爺回敬過了，方纔就坐，喚廷秀叩
見，夫人有旁門曲，廷秀唱了一套，邵爺問道：張廷秀，
我看你相貌魁梧，決非下流之人，你且實說是何處
人氏？今年幾歲了？爲甚習此下廝之事？細細說來，我
自有處。廷秀見問，向前細訴前後始末，恨山又道：小
的年已十八，如今扮戲，實出無奈，非是甘心爲此。邵

爺聞言，嗟嘆良久，乃道：原來你抱此大冤，今若流爲
戲子，那有出頭之日。既曾前書，必能詩詞隨意作一
首來看，是何如？卽令左右取過文房四寶，放在旁邊。
一隻卓上，廷秀拈起筆來，不講思索，頃刻而成。呈上。
邵爺舉目觀看，乃是一首壽詞，詞名千秋歲詞云：

瓊臺琪草，玄鵠翔雲表。玉筵上，笙歌繞玉京。瑤島
客，笑傲乾坤小。齊拍手，唱道長春人不老。
北闕龍章耀，南極祥光照。海屋內，等添了青鳥御箋玉
傳報，羣仙到。同嵩祝萬年稱壽考。

邵爺看了這詞，不勝之喜，連聲稱贊，乃道夫人此子

才貌兼美定有公卿之分意欲與齡爲子夫人以爲
何如夫人道此乃美事有何不可邵爺對廷秀道我
今年已六十尚無子嗣你若肯時便請个先生教你
也強如當場獻醜廷秀道若得老爺提拔便是再生
之恩但小人出身微賤恐爲父子玷辱老爺邵爺道
何出此言當下四雙八拜認了父母又與小姐拜爲
姊妹就把椅子坐在旁邊改名邵翼明分付家人都
稱大相公如有違慢定行重責不在話下且說潘忠
那晚眼也不合清早便來伺候等到午上不見出來
只得央門上人稟知邵爺喚進去說道張廷秀本是

良家之子被人謀害虧你們救了暫爲戲子如今我已收留了你們另自合人罷教家人取五兩銀子賞他潘忠看見邵翁留了廷秀開了口半晌還合不下無可奈何只得叩頭作謝而去邵翁卽日就請个先生收拾書房讀書廷秀雖然長廢多時恰喜得苦夜勤學埋頭兩個多月做來文字渾如錦繡一般邵翁好不快活那年正值鄉試之期卽便接例入監到秋天應試中了第五名正魁喜得邵翁眼花沒縫廷秀謝過主司來稟邵翁要到蘇州教父邵翁道你且慢着去不如先去會試若得聯科謀選彼處地方赴訪他

人正法豈不痛快倘或不中也先差人訪出仇家然後我同你去與地方官說知拿來問罪如今若去便是打草驚蛇必被躲過可不勞而無功却又錯了會試廷秀兒說得有理只得依允那時邵爺滿意欲將小姐配他因先繼爲子恐人談論有不好啓齒借銀器露其意廷秀一則爲父寬未洩二則未知玉姐志向何如不肯先作負心之人與邵爺說明止住此事收拾上京會試正是

未行雪耻酬兒事 先作攀花折桂人

話分兩頭且說張文秀自到河南已改名褚嗣茂褚

長者夫妻珍重如寶。延師讀書文秀因日夜思念父兄長身子雖居河南亦肝腸還掛在蘇州。那有心情看到書上眼巴巴望着褚長者往下路去。眼布限他回家誰知褚長者年紀老邁家道已富。褚媽媽勸他棄了這行生意只在家中營運。文秀聞得這個消息一發憂鬱成病。褚長者請醫調治再三解勘約莫住了一年光景正值宗師考取童生。文秀帶病去赴試便得入泮。常言道福至心靈。文秀入泮之後到將歸家念頭撇過一邊想道我如今進身有路了。日赶一名遺才入場。倘得鹿俸聯科及第。那时教父報仇。

豈不易如翻掌有了這股志氣少不得天隨人願果然有了科舉三場已畢名標榜上赴過鹿鳴宴回到家中拜見父母喜得褚長者老夫妻天花亂墜那時親鄰慶賀賓客填門把文秀好不奉承多少富室豪門情願送千金禮物聘他爲婿文秀一心在父親身上那里肯要忙忙的約了兩個同年收拾行李帶領僕從起身會試褚長者老夫妻直到十里外方纔分別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京都覓個寓所安下也是天使其然廷秀文秀兄弟恰好作寓在一处左右隔壁時常會面此時居移氣養移體已非舊

日枯槁之零了，然骨鎖猶存，不免睹影思形。只是一
个是浙江邵翼明貴介公子，一个は河南褚嗣茂官
室之兒做夢也。不想到親弟兄頭上。不一日，三場已
畢。同寓舉人侯榜拉去行院中遊串，作東戲耍。只有
邵褚二人堅執不行。褚嗣茂遂於寓中治檻，邀請邵
翼明閒講以遣寂寥。兩下坐談，愈覺情熟。嗣茂遂問
邵兄何以不往曲中行走？莫非尊大人家訓嚴切，翼
明潛然不答。道：小弟有傷心之事，就是今日會試
亦非得已。况於閒串，那有心情？只是尊兄爲何也不
去行走？如此少年老成，實是難得。嗣茂變然長嘆道：

若說起小弟心事比仁兄加倍不堪。還仗仁兄高發替小弟做個報仇洩恨之人。翼明見話頭有些相近便道：「你我雖則隔省同年，今日天涯相聚，便如骨肉一般。兄之仇即吾仇也，何不直言與小弟知之？」朝茂沉吟未答，連連被逼，只得敘出真情，纔說得幾句，不待詞畢，翼明便道：「原來你就是文秀兄弟，則我就是你哥哥張廷秀。」兩下抱頭大哭，各敘口姓來歷。且喜都中鄉鄰京都相會，一則以悲，一則以喜。

分明久旱逢甘雨， 賽過他鄉遇故知。
莫問洞房花燭夜， 且看金榜掛明時。

春榜既發，邵翼明、褚嗣茂俱中在百名之內，到得殿試，弟兄俱在二甲。觀政已過，翼明選南直隸常州府推官，嗣茂考選了庶吉士，人在翰林，教父心急，送吉个給假，與翼明同回蘇州一面寫書打發家人歸河南，迎褚長者夫妻至蘇州相會，然後入京不題。弟兄二人離了京師，由陸路而回，到了南京，廷秀先來拜見邵爺老夫婦，不勝歡喜，延秀稟道：「兄弟文秀得河南褚長者教撈，改名褚嗣茂，亦中同榜進士，考選庶吉士，與兒同回，要見爹爹。」邵爺大驚道：「天下有此奇事，快請相見。」家人連忙請進文秀，到了廳上，扯起椅子。

兒正中放下請邵爺上坐行拜見之禮邵爺那里肯
要說道豈有此理足下乃是尊客老夫安敢僭妄文
秀道家兄蒙老伯收錄爲子某卽猶子也埋合拜見
兩下謙讓一回邵爺只得受了半禮文秀又請老夫
人出來拜見邵爺備起慶喜筵席直飲至更餘方止
次日本衙門同僚知得盡來拜訪弟兄二人以次答
拜是日午間小飲邵爺問文秀道尊夫人還是向日
聘在蘇州還是在河南娶的文秀道尊夫人還是向日
尚未曾聘得邵爺道元來賢姪還沒有姻事老夫不
指此有一女年十六歲了雖無容德頗曉女紅賢姪

倘不棄嫌，情願奉侍箕帚。文秀道：多感老伯厚意，豈敢有違？但未得父母之命，不敢擅專。廷秀道：爹爹既已有這段美情，俟至蘇州，稟過父母，然後行聘便了。邵爺道：這也有理。正話間，只听得外邊喧嚷，教人問時，却是報邵爺陞任福建提學僉事。邵爺不覺喜溢于面，即分付家人寫勞報事的去了。廷秀弟兄起身，把益稱賀。邵爺道：如今想是一路再過幾日，同行何如？廷秀道：待兒輩先行，在蘇州相候罷。邵爺依允。次日即雇了船隻，作別邵爺，帶領僕從離了南京，順流而下。只一日已抵鎮江，分付船家路上不許洩漏是窮

州理刑舟人那敢怠慢過了鎮江冊陽風水順溜兩
日已到蘇州把船泊在胥門馬頭上弟兒二人只做
平人打扮帶了些銀兩也不教伙從跟隨悄悄的來
得司獄司前望見自家門首便覺悽然泪下走入門
來見母親正坐在矮凳上一頭績蓆一邊流泪上前
叫道母親孩兒回來了哭开于地陳氏打磨泪眼覩
看道我的親兒你們一向在那里不回險些想殺了
我相抱大哭二子各將被害得故之故細說一遍又
低低說道孩兒如今俱得中進士選常州府推官兄
弟考選庶吉士只因記掛爹媽未去赴任先來觀看

母親但不知爹爹身子安否。陳氏看見兒子都已做官，喜從天降，把一天愁緒撇開，便道：「你爹全虧了種義，一向到也安樂。如今恤刑坐于常熟，解審去了，只在明後日回來。你既做了官，怎地救得出獄？」廷秀道：「出獄是個易事，但沒處查那害我父子的仇人，出這口惡氣。」文秀道：「且救出了爹爹，再作區處。」廷秀又問道：「向來王員外可曾有人來詢問？」媳婦還是守節在家，還是另嫁人了？陳氏道：「自你去後，從無小小廝來走，遭我又日逐啼哭，也沒心腸去問得。」到是王三叔，在門首經過，說起方曉得王員外要將媳婦改配，不

從上了張教醒的如今又隔了年餘不知可能依舊
守節我幾遍要去一則養娘又死無人同去二則想
他既已斷絕我家去也甘受怠慢故此却又中止你
今只記他好處休記他歹處摺使想婦已改嫁明日
也該去報謝廷秀听了這話又增一番悽愴齊答道
母親之言有理廷秀向文秀道爹爹又不在此且去
尋一乘轎來請母親到船上去罷文秀卽去雇下陳
氏收拾了幾件衣服其餘粗重家火盡皆棄下上了
轎子直至河口下船可憐母子數年隔別死裡逃生
今日衣錦還鄉方得相會這纔是

第·兄·同·榜·錦·上·添·花·

母·子·朴·逐·雪·中·送·炭·

次早二人穿起公服各乘四人轎來到府中太爺還未升堂先來拜理刑朱推官那朱四府乃山東人氏父親朱布政與邵希却是同年相見之間十分款洽朱四府道二位老先生至此緣何館驛中通不來報廷秀道學生乃小舟來的不曾干涉驛遞故爾不知朱四府道尊舟泊在那一門廷秀道舟已打發去了在專諸巷上玉器家作窩朱四府又道還在何日上任廷秀道尚有冤事在蘇還要求老先生昭雪因此未曾定期朱四府道老先生有何冤事廷秀教朱爺

屏退左右，將昔年父親被陷前後情節，細細說出。朱四府驚駭道：「元來二位老先生乃是同胞，却又離此奇冤，待太老先生常熟解審回時，卽當差人送到寓所，查究仇家治罪。弟兄一齊稱謝，別了朱四府，又來拜謁太守，也將情事細說，俗語道：官官相為見，放着兄弟兩個進士，莫說果然冤枉，便是真正強盜，少不得也要周旋當下。太守說話，也與朱四府相同。延秀弟兄作謝相別，回到船裡，對兄弟道：『我如今扮作貧人模樣，先到李諸巷打探，看王員外如何光景，你便慢慢的隨後衣冠而來，商議停當。』延秀穿起一件破青。

衣裳，个帽子，一徑奔到王員外家來。且說趙昂二年

前解粮至京，選了山西平陽府洪同縣縣丞。這個縣丞乃是數一數二的美缺，頂針捲住趙昂用了若干錢子，方纔謀得在家候缺年餘。前官方滿擇吉起身，這日在家作別親友，設戲筵款待。恰好廷秀來打探，听得裡邊鑼鼓聲喧，想道不知爲甚恁般熱鬧，莫不是我妻子新招了女婿？心下疑惑，又想道：且聞進去看是何如。望着裡邊直撞，劈面遇見王進。廷秀叫聲王進，那里去。王進認得是廷秀，喫了一驚，乃道呀

三官一向如何不見？廷秀道：在遠處，尋覓日方回。

我旦間你今日爲何如此閑熟可是玉姐新招了女
夫麼王進在急處間不覺真心吐露乃道阿彌陀佛
玉姐爲了你險些送了性命怎說這話廷秀先已得
了安家帖便道你有事自去王進去後又望裡面而
來到了廳前只見賓客滿座童僕紛紛分開衆人上
前先看一看那趙昂在席上揚揚得意戲子扮演的
却是王十朋荆鉞記心中想道當日丈人赶逐我時
趙昂在旁冷言挑撥他今日正在興頭上我且羞他
一蓋便捱入廳中舉着手團圓一轉道列位高親請
了廷秀昔年去時還未曾冠今日身材長大又戴着

帽子，衆親眷便不認得是誰。廷秀覆身向王員外道。
爹爹拜揖，終須是日逐相見的眼熟。王員外舉眼觀
看，便認得是廷秀也。喫一驚，想道：「聞得他已死了，如
何還在？」又見滿身襪襪，不成模樣，便道：「你向來在何
處？今日到此怎麼？」廷秀道：「孩兒向在四方做戲。今日
知趙姨丈榮任，特來扮一出奉賀。王員外因女兒作
梗，不肯改節。初時見了，到有個相留之念。故此奸言
問他，今听说在外做戲，惱得登時紫漲了面皮，氣倒
在椅上，喝道：『畜生！誰是你的父親？還不快走！』廷秀道：
既不要我父子相呼，叫聲岳丈，如何？」王員外怒道：

誰是你的岳丈。廷秀道：父親臨別假的岳丈，却是真的如何也。叫不得趙昂。一見了廷秀，已是嚇勾面如土色。暗道這小殺才已撒在江裡死了，怎生的全然無恙？莫非楊洪得了他銀子，放走了他來？哄我，又听得稱他是姨丈也。喝道：張廷秀，那個是你的姨丈？到此胡言亂語？若不走教人打你，這花子的孫孫廷秀道：趙昂富貴不壓千鄉里，你便做得這螞蟻官兒，就是這等輕薄。我好意要做出戲兒賀你，反恁般無禮。趙昂見叫了他名字，一發大怒，連叫家人快鎖這花子起來。那時王三叔也在座間說道：你們不要亂嚷。

是親不是親，另日自說。既是他會做戲，奸情來賀你，只當做戲子一般演。一出兒，頭頭有何不可？却這般着惱，推着廷秀，背道你自去扮起來，不要听他們衆親戚齊拍手道：還是三叔說得有理。將廷秀推出戲房中，把紗帽員領穿起，就頂王十朋祭江這一折，廷秀想起玉姐曾被逼嫁，上場恰與玉蓮相仿，把胸中真境敷演在這折戲上，渾如王十朋富日親臨眾親鼻涕眼泪都看出來，連聲喝采，不迭。只有王員外趙鼎，又羞又氣，正做之間，忽見外面來報，本府太爺來拜。常州府理刑邵爺、翰林褚爺，曉得衆賓客，并歲子。

都存坐不住，戲也歇了。王員外趙昂急奔出外邊，對
賈帖的道：並沒甚。邵爺褚爺在我家作寓，賈帖的道：
邵爺今早親口說，寓在你家，如何沒有將帖子撤下
道？你們自去回覆，竟自去了。王員外和趙昂慌得手
足無措，便道：怎得个會說話的回覆？延秀走過來道：
爹爹待我與你回罷，王員外這時巴不得有個人兒
回話，便是好了。見延秀肯去，到將先前這股怒氣撤
開，乃道：你若回得甚好，看他還穿着紗帽員領，又道：
既如此，快去換了衣服。延秀道：就是恁樣罷了，誰耐
煩去換？趙昂道：官府事情不是取笑的。延秀咲道：不

打緊忙事有我在此料道不累你王員外道你莫不
風了廷秀又唉道就是風了也讓我自去不干你們
事只听得鋪兵鑼响太守已到王員外趙昂着了急
撤下廷秀都進去了廷秀走出門前恰好太守下轎
兩下一路打恭直至茶廳上坐下舉談喫過兩杯茶
談論多時作別而去有詩爲證

誰識毘陵郡理刑就是場中王十朋

太守自來賓客散仇人暗裡自心驚

却說玉姐日久母子爲伴足跡不下樓來那趙昂妻子因老公選了官在他面前賣弄他也全然不理這

一日外邊開筵做戲，瑞姐來請看戲。玉姐不肯連徐氏因女兒不願，也不走出來瞧。少頃瑞姐見廷秀在她前邊，番閨妙心下也是駭異，又看見當場扮戲，故意抱進來報道：「妹子好！」你日逐思想妹夫，如今已是回了。見在外邊扮戲，玉姐只道是生這話來咲他，臉上飛紅，也不答應。徐氏也認是假話，不上去采他。瑞姐見他們冷淡，又咲道：「再去看妹夫做戲，即便下樓。」不一時丫頭們都進來報，徐氏還不肯信，把至進堂後一望，果是此人心下又驚又喜，暗嘆道：「如何流落到這個地位？」瑞姐道：「母親可是我說謊？徐氏不去。

處他竟歸樓上，說與女兒玉姐一言不發，腮邊珠泪亂落。徐氏勸道：兒不必苦了，還你個夫妻快活過日。勸了一回，恐王員外又把廷秀逐去，放心不下，復走出觀看，只見趙昂和瑞姐惶惶逃走。隨後王員外也跑進來，你道爲何元來？王員外趙昂太守到時，與衆賓客俱躲入裡邊，忽見家人報道三官陪着太守生了說話，衆人道不肯信，齊至連堂後，張看果然兩下一遙一答說話。王員外暗道：元來這冤家已做官了，却喬柱來哄我，懊惱。肖尉鋪听了謠言，將他逐出，幸喜得女兒有志氣，不曾改嫁。還好解釋不然，却怎

生處只是過來又傷了他幾句言語無顏相見且叫
媽媽來做個引頭故此亂跑自古道賊人心虛那趙
昂因有舊事在心比王員外更是不同嚇得魂魄俱
無報知妻子跑回房裡忙忙收拾打帳明日起身躲避
這個冤家連酒席也不想終了正是

早知今日

悔不當初

且說王員外跑來撞見徐氏便喊道媽媽小女婿回
了徐氏道回了便罷何消恁般大驚小怪王員外道
不要說起過來如此如此我因無顏見他特請你去
做個解寬釋結徐氏得了這幾句話喜從天降乃道

有這等事，教丫鬟上樓報知王姐與王員外同出廳前。廷秀正送了太守進來，衆親眷都來相迎。徐氏道三官想殺我也。你在何處去了？再無處尋訪。廷秀方上前請老夫婦坐下，納頭便拜。王員外用手扶住道：賢婿老夫得罪多矣，豈敢又要勞拜。廷秀道：某實不才，不能酬岳丈之望，何云有罪？拜罷起來，與眾親眷一一相見已畢。廷秀道：趙娘丈如何不見？快請來。童僕連忙進去，趙昂本不欲見他，又恐不出去，反使他疑惑心動，強出來相見。說道：遠來言語冲撞，望勿記懷。廷秀道：我是不達，自取其辱，怎敢恠娘丈。趙昂

羞慚無地。王員外見廷秀冷言冷語，乃道：賢婿當初一時誤听讒言，錯怪你了。如今莫計較罷。徐長道你這幾年都在那里怎地？就得官了官。廷秀乃將被人謀害，直至做官前後事細說，却又不說出兄弟做官的緣由。衆親眷听了，無不嗟嘆。乃道：只是有甚冤家，下此毒手？如今可曉得麼？廷秀道：若是曉得，却便好了。那時廷秀便說：旁邊趙昂臉上一回紅，一回白，好不着急。直听到不曉得這句方纔放下心腸。王三叔道：不要閒講了，且請坐着。待我借花獻佛，奉敬一杯。賀喜。衆親眷多要遞廷秀坐第一。位。廷秀不肯再三謙。

讓不過只得依了他。竟穿着行頭中冠霞向外而坐。
戲子重新登場定戲。這時泉親眷把他好不奉承。徐
氏自歸樓上不在話下。且說張權解審極刑。却原來是
楊洪這班人押解。元來增人拿了強盜。每至審錄俱
要原指押解其中。恐有冤枉。便要對審。故此脫他不
得。那楊洪臨起解時。先來與趙昂要來若干盤纏。與
兄弟楊江一齊同去。及至轉來。將張權送入獄中。弟
兄二人假意來回覆趙昂。又要需索他東西。到了早
諸巷內。一路听得人說太守削綫到王家拜望。楊洪
弟兄疑惑道。趙昂是個監生官。如何太守去拜他。且

又不是屬下到了王家門首，只听得裡邊便鬧熱做戲。門前靜悄悄不見一人，却又不敢進去坐，在門前石頭上等候。人出來傳信，剛剛坐得，忽見一乘四人轎，擡到門口，歇下。走出一位少年官員，他二人連忙立起。那官員是誰？便是庶吉士張文秀。他跨入門來，擡頭看見二人到喫一嚇，認得一个是楊洪，一个是謀他性命的公差，想道：「元來是他！」一路不知爲何坐在此間，且不說破，竟望裡邊而去。楊洪已不認得，對兄弟道：「趙鼎多大官兒？那有大官府來拜你？道楊洪如何便不認得了？」文秀當初謀他命時，還是一个小

嚴如今頂冠束帶換了一番景象如何便認得出文秀乃切骨之仇因夜在心故此一經眼卽便認得且說文秀走入裡邊早有人看見飛報進去道又有位官府來拜了說聲未了文秀已至廳前架親眷并戲子們看見各自四散奔開又單撇下廷秀一人王員外原在透堂後張看這官員却又比先前太守不同廷秀也不與他作揖站起來說道你來了那官府莫笑有句累話在此附耳私聲道便是謀你我的公差與湯洪都坐在外面廷秀驚道有這等事如何生

在這裡其中可疑快些拿住莫被他走了。一面討過
冠帶換下身上行頭文秀卽差衆家人出去擒拿。廷
秀一面討過冠帶換去行頭且說衆人趕出去。祇朝
楊洪弟兄拖入裡邊來。楊洪只道是趙昂的緣故。口
中罵道忘恩負義的賊。我與你幹了許多大事。今日
反打我麼。正在亂時報道理刑朱爺到了。衆家人將
楊洪推在半邊。廷秀弟兄出來相迎就在茶廳上坐
下。廷秀耐不住乃道老先生天下有這般快事謀害
恩弟兄的強盜今日自來送死已被拿住。朱四府道
如今在那里。廷秀教衆人推到面前跪下。廷秀道你

二人可認得我了。楊洪道：小人却不認得三位老翁。
文秀道：難道昔年趁船到鎮江告狀，鄉入水中的人
就不認得了？二人聞言，已知是張廷秀弟兄囉得節
微一堆。朱四府道：日間你有甚冤仇，謀害他一家？
人道：沒甚冤仇。朱四府道：既無冤隙，如何生此反心？
二人料然性命難存，想起趙昂平日送的銀子，又不
莫利怎生放得他過？便道：不干小人之事，都是趙昂
與他有仇，要謀害二位老爺父子，央小人行的。廷秀
弟兄聞言，大驚道：元來正是這賊！我與他有何冤仇？
害我父子。朱四府道：趙昂是何人？住在那裡？廷秀道：

是個栗監就居于此間宋四府喝聲快手下人一聲答應蜂擁進去將趙昂拿出那時驚得一家兒啼女喊正不知爲甚栗親都從後門走了戲子見這等沸亂也自各散去訖趙昂見了楊洪二人已知事露並無半言宋四府卽起身回列府中先差人至獄內特張權釋放討乘轎子送到王家然後細鞫趙昂初時抵賴用起刑具方纔一一吐實楊洪又招出兩個打手幫手項利也拿到來趙昂楊洪楊江各打六十依律問斬兩個幫手各打四十棍成絞罪俱發司獄司監禁宋四府將廷秀父子被陷始未根蔬備文申

報撫按會同題請不在話下且說廷秀弟兄送朱四

府去後回至裡邊易了公服那時王員外已知先來

那官便是張文秀老夫婦齊出來相見問朱四府因甚拿了趙昂廷秀訴出其情王員外咬牙切齒恨道

原來都是這賊的奸計正說間丫鬟來報瑞姐弒死了原來瑞姐知得事露丈夫拿去必無活理自覺無賴見人故此走了這條徑路王員外與徐氏因恨他夫妻生心害人全無苦楚一面買棺盛殮自不必說王員外分付重整筵席款待一面差人到舟迎取陳氏一時聞家人報道朱爺差人送太老爺來了廷秀

五娘子不見西瑞姐不借吳天道

弟兄王員外一齊出去相迎，恰好陳氏轎子也至。夫
妻子母一見相抱而哭，正是：

苦中得樂渾如夢

死裡逃生喜欲狂

一家骨肉重相聚

千載今人笑趙昂

張權道：我只道此生永無見期了，不料今日復能父子相逢，一路哭入堂中。先向王員外、徐氏稱謝。王員外再三請罪，然後二子叩拜。將趙昂設謀陷害前後情，一一細訴，說到傷心之處，父子又哭不想哭，興了正忘記打發了。朱爺差人那差人央家人們來稟知廷秀，發个謝帖，賞差人三錢銀子而去。當下徐氏邀陳

氏自歸後房，玉姐下樓拜見。姑奶奶又是一番，樓楚少頃，筵宴已完，內外兩席，直到夜半方止。次日，廷秀弟兄到府中謝過，朱四府打發了船隻，一家都住于王員外家中。等邵爺到後，完姻赴任。廷秀又將邵爺願招文秀爲婿的事稟知父母，備下聘禮，一到便行。半月之後，邵爺方至河南，褚長者夫妻也到常州府迎接的吏書也都到了。那時王員外門庭好不熱鬧。廷秀主意原作成王二叔爲媒，先行禮聘了邵小姐。然後選起吉期，弟兄齊成親。到了是日，王員外要誇核，親戚大開筵宴，廣請賓朋笙簫括地，鼓樂喧天，花燭。

之下、烏紗綠袍鳳冠霞帔、好不氣象、恰好兩對新人、配着四雙父母、有詩爲證、

四姓親家皆富貴、一雙夫婦倍歡娛、

枕邊忽叙傷心話、血淚猶然灑繡斷、

那府縣官聞知都來稱賀三朝之後各自分別起身、張權夫妻隨廷秀常州上任、褚長者與文秀自往京中、邵翁自往福建、王員外因家業廣大、脫身不得、夫妻在家受用、不則一日聖旨倒下、依擬將趙昂楊洪楊江處斬、按院就委廷秀監斬行刑之日、看的人如山如海、都道趙昂自作之孽、親戚中無有憐之者、連

王大玉員外意不到法場來看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人爭來早與來遲

勸君莫把欺心使

湛湛青天不可欺

廷秀念种義之恩托朱翁與他開招釋罪又因父親
被人陷害已母事務必細詢鞫出實情方纔定罪爲此
聲名甚著行取至京陞爲給事文秀以散館點了山西
巡按那張權念祖姪俱在江西原歸故里恢復舊
業建第居住後來邵翁與褚長者身故廷秀弟兄各
自給假爲之治喪營塋待三年之後方上表復了本
姓廷秀生得二子將次子繼了王員外之後三子繼

孫。之後以表不負。昔年父子之恩。文秀亦生二子也。將次子紹了。褚長者。香火張權夫歸壽至九旬之外。無疾而終。王員外夫妻亦享遐齡。廷秀弟兄俱官至八座之位。至今子孫科甲不斷。詩云。

繇來白屋出公卿。一眼底窮通未可憑。
凡事但將天理念。安心自有福來迎。